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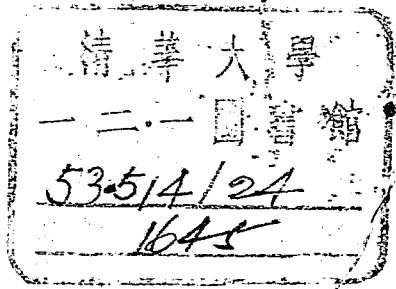
MG.  
3512.44  
46

四之叢譯著名藝文界世：編主耳馬

# 福幸的婚結

譯耳 馬 著泰斯爾托

天  
目  
之  
堂



行發局書代時大

1944



# 譯者前記



「結婚的幸福」(Le bonheur conjugal)是依據法文重譯的。法譯原在 P. V. Stock 編的法譯托爾斯泰全集第五冊內。這全集是根據托氏的原稿譯的，據說在歐洲文字之中，托氏全集的最好譯本。法國文學與俄國文學關係素來很深，此話也許不無根據。

關於這部小說，該全集的編者在後記裏引了望雪洛夫編的卜洛克姆新埃美庸百科詞典 (Vengarov, Encyclopedie Brockhaus et Hiron) 一段話作為說明我抄之如下：

在這部小說裏，托爾斯泰根據在他心中衝動着的一個個人的動機純粹以演繹的手法，來解決藝術的問題。他表現了不僅是存在的東西，而且還去了可能存在的東西。

在這個時期，他對莫斯科一個醫生的女兒蘇菲·安得列烏娜，很活躍的情愛。托爾斯泰這時已經有三十歲，而蘇菲·安得列烏娜還不過只是十歲。他認爲

這相差太大，如果她接受了他的愛情，其結婚不見得是很幸福的，——這早這位少女會愛上別的年青男子的，因她還不會『生活過』。

『結婚的幸福』這名字作者是用着諷刺的意味而起的。實際上兀爾斯泰的個人故事，跟這書完全兩樣。他對於蘇菲·安得列烏娜的熱情，放在愛藏十二年。

後來他在二八六二年的秋天和她結了婚。他的生活充滿了最大的可怖結婚幸福的

圓滿。

譯者(1910年)

譯者在忙於柴米油鹽的當備中譯完這部書，其草率可想而知，錯誤自難免，爲了生活的必需，稿子又得馬上賣出去，連校對一下的工夫都沒有。

稿成要出賣時，友人趙瑞鑾借了一本牛津大學出版部印的，毛德(Vincent Kenil)編的，托氏小說集(The Krestler Sonata and Other Stories)，其中一篇即是『結婚的幸福』。毛德是英國托氏研究專家。我捨不得放鬆這本書，便拿來和法文校對了一下。

校對不測兩三段就無法校下去。其中的差別太大，簡直使人無所適從。比如第一部第一章第四段中間有一句：『可是我得承認，雖然有這痛苦，我還能覺得我是年青的，美

麗的——所有的人都這麼說，——而且我還能覺得，兩整個冬天以來，我却徒然地在這

鄉下麥枯去子。』(據法譯。 ( ... mais ja dois avouer que melère cette douleur, je sentais aussi que j'étais jeune. balte, — tous je disaient, — et que depuis des hivers je languissais en vain a la campagne. ) 英譯本是... But I must confess to another feeling behind that grief—a feeling that though I was young and pretty (so everybody told me), I was wasting a second winter in the solitude of the country. 其意思是：「在這悲哀的後面，我得承認另一種感覺——這感覺就是，雖然我是年輕和美麗的，每個人都這麼告訴我，我却在那鄉下的孤寂中浪費着第二個冬天。」兩種譯法，相差不可道里計。不懂得原文的人，就是校對十幾種譯本，除了賣弄重譯者的「外語語言的知識外，對於原作的正確性毫無補助。重譯之難，由此可見。我這譯本，真口說無憑是糟粕。生活之忙碌，使人無法對繙譯作好仔細的推敲；也更沒有時間多習幾種外語語言。這點譯者感到萬分的沉痛。

譯者 一九四三年初秋



第一  
部

我們是戴着秋天裏死去了的媽媽的孝；而我們這整個的冬天是住在寧，孤獨地。

——我，加蒂亞和蘇尼亞。

加蒂亞是這一家的老朋友，教我們大家的女教師。自從我能記起我自來時起，我就記起了她，同時愛她起來。蘇尼亞是我底妹妹。

我們在波克洛烏斯可耶我們的老屋裏度這個陰暗和憂鬱的冬天。這季節是如此地冷和多風，以至於雪積到窗子那麼高。玻璃差不多老是結了冰和昏暗的，差不多整個的冬天我們什麼地方也沒有去。我們也很少有客人。如果有什麼客人來了的話，他在我們家裏既不能帶來快樂，也不能帶來歡笑的。大家都帶着憂鬱的面孔，好像他們害怕喚醒了一個什麼人似的。當他們看到了我，尤其是當他們看到了穿着黑長衣的幼小的蘇尼亞的時候，他們沒有笑，歎着氣，而且常常是哭起來的。人們說，在這房子裏，死還是存在着的。這死的憂鬱和恐怖是在空氣裏面。媽媽的房是閉着的。當我在牠前面走過去，去睡覺的時候，我總要抖一下：某種東西使得我向這空洞而陰涼的房間望一眼。

我那時有十七歲。在她死的這一年，媽媽曾希望遷到城裏去住，爲的是要把我帶出



來。媽媽的去世給了我一個極深沉的痛苦。可是我得承認，雖然有這痛苦，我還能覺得我是年青的，美麗的。——所有的人都這麼說，——而且我還能覺得，再整個冬天以來我卻徒然地在這鄉下矮樹林子裏在這個冬天的末尾。這種倦怠、孤獨、寂寞的感覺是很嚴重地增大到頂如此的程度，以至於我不再從我房間內走出來，以至於我不再彈鋼琴，不再拿起三和弦看。當加利亞鼓勵我做這做那時，我真是回答說我不願意，我不能。而在我的心裏我想：『爲什麼？爲什麼要做事呢？當我最輝煌時光是虛度過去了的。』

爲什麼呢？對於這個『爲什麼？』除眼淚以外，沒有什麼別的回答。——  
——外人們說我瘦了，變得醜了，但我對於這不感到興趣。爲什麼呢？爲什麼呢？我似乎覺得我整個的生命是要在這塊孤寂的地方，這種極大的憂鬱裏過去的。而在這憂鬱中我底心既無希望也無打算走出來。在這冬天的末尾，加利亞開始對我担之起來，同時她決定了，無論怎樣也要把我帶到外國去。不過這是需要錢的，而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母親留給下我們一些什麼。我們每天三次地等待着我們的監護人，他應該來辦我們的善事。

### 卷三 月裏 我們的監護人來

「好呀！好呀！感謝上帝，塞爾菲，洛哈洛做齊來了！」一天當我走來去，懶散的，像兩個幽靈那樣，無思慮亦無慾望的時候，加利亞對我說：「他是來看我們的，而且

裏同我們吃晚飯呢？放活潑點呀，我親愛的瑪利亞！她加了一句話：『否則，他會對你作何種想法呢？他是這麼非常地喜歡你呀！』

塞爾珪與密哈洛撒齊是我們最親近的隣居，同時也是我們逝世的父親的朋友，雖然他比父親年青一些。他的到來除了改變了我們的計劃，使我們覺得有離開鄉間的可能性以外，我從很小的時候就愛他，尊敬他。加蒂亞忠告我要活潑一點，是因為她猜想我在一個不愉快時候來見塞爾珪·密哈洛撒齊，比見我們任何的一個熟人還要苦痛些。除了我和家裏所有的人以外，從加蒂亞和她的教女蘇尼亞一直到車夫，都習慣地愛他。在我人他尤其是一件特別的東西，因為媽媽曾經在我面前說過一句話：『她說她希望我有一個像他那樣的丈夫。』因此，這對於我似乎是很奇怪，甚且不快，因為我底意中人完全是兩樣的。我底意中人是挺秀、瘦削、蒼白、憂鬱的，而塞爾珪·密哈洛撒齊却已經是一個成熟了的人，高大、肥壯，而且似乎還覺得，若是快樂的。不過，雖然如此，媽媽的諷刺却仍奮回到我底心裏來了。同時，在六年前，當我還是一歲的時候，媽媽就曾經對我說：『起來（註）！跟我一起玩要，把我喊做『紫蘿蘭姑娘』。偶爾我也帶着並不是

註：來

（註）：依據法譯此字是 *come*。法文裏「你」字有兩個 *tu* 和 *vous*，前者是尊

通客氣的稱呼，後者是親密的稱呼。……即由「你」他用的。





我全神貫注地聽他說話。

「而委，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現在誰是多麼好嗎？」他一個甜蜜和痴思的聲音說，「可憐在我的眼睛上，對着我的頭髮。」我赤露愛你的父親。」他展一個更低的声音加了一句話，我似乎覺得他的眼睛變得亮了起來。

「而忽然間上帝把他帶走了。」加蒂亞說，她把餐巾放在茶壺上，取出一塊手帕，擦起來。

「這是的，這房子裏起了多麼憂鬱的變化阿？」他揮過身重複着說，「蘇尼亞，你玩的玩與給我看看，當他過了一會兒加了這麼一句，於是走出客廳。」

當他走出去後，我的眼睛是充滿着淚珠，我向着加蒂亞望。

「這是多麼多麼道義的朋友阿？」她說。

「事實上的這般良善的先生的同情，倒使我覺得安心可好些。」我，因為我感嘆着。

在客廳裏我們聽到蘇尼亞的叫聲和她跟他的遊戲，我把踏墊拖去給別人們聽，她則跪坐在鋼琴的前面，蘇尼亞的小手指打着鍵。

「瑪利亞，亞勒克山特洛馬娜，這是他的聲音，再來聽一個。」她說，「我很高興，他還是這麼簡單地，友愛的喊着我，我拾起頭，走近她。」



同時是一個嚴肅、樸素、可愛的人。對於這個人我感到一種不可抑制的尊敬和同情。

我感到自然一些，快樂一些，而同時和他談話的時候，我不期而然地注意起來。

我對於我說的每句話都恐懼起來。我是這麼地珍重這種感情——因為是我父親的一個女兒而才能得到的這種感情。

當加瑟亞把蘇尼亞送得去睡了以後，她又到我們這兒來了，同時告訴給我聽我不會告訴他的我的孤僻。

「這是最煩惱的一樁事，」她說，微笑着，同時帶着責備地低下了頭。

「可是說什麼呢？」我說。「這使人太煩，而且快要成爲過去呀。」

（現在，事實上我覺得這不僅是快要成爲過去，而且已經過去了，甚至從來就不曾存在過。）

「支持不了寂寞是不好的，」他說。「你還是一個小姐嗎？」

「當然是一個小姐的，」我回答說，笑起來。

「不，一個玩皮的小姐；如果有人崇拜她時，她便不喜歡；一旦孤獨起來，找不到使自己愉快的東西時，她便又抑鬱起來。她只顧表面而不顧自己。」

「你對於我的意見很好，」我敷衍地說。

「不，」沉寂了一會兒以後他說，「你頗像你父親這一點，倒也不壞，你有某種氣質。」他的良善的、注意的眼光又重新撫慰着我，弄得我快樂地糊塗起來。

對着他這面孔的瀟灑的第一個映象，現在只有我才注意到了這唯一的，爲他所有的視線。這視線起初總是很沉靜，之後就漸漸地警覺起來而且還帶有點憂鬱。

「你不應該，而且也不能，厭倦你自己呀，」他說。「你有你所懂得的音樂、書籍和音樂練習，在你面前是整個的生活。對於這生活，一個人應該準備着，不要使後來後悔才是。在一年後，那就會遲了的。」

他和我談話像一個父親或叔父一樣，而且我覺得他老是制止自己對我取一個平等的立場。他把我當做他的一個下輩這件事，對於我倒是很幸福；而他相信他對於我特別要另眼相看這一點，倒也是使我很愉快的。

這晚上的其餘時間，他跟加蒂亞談了一些事。

「哦，再會吧，我親愛的朋友們！」他說，站起身來。同時他走近我，握着我的手。

「我們什麼時候再能見到你呢？」加蒂亞問。

「在春天裏，」他回答說，一直是握着我的手。「目前我要到丹尼洛島加（我們的另一塊領地）去，我將要看看在那兒的事情，我將要在我可能範圍內辦理一切，我還要



到莫斯科去辦些個人的事兒。在夏天裏我們再見吧。」

「爲什麼要這麼長的時候呢？」我憂鬱地說。

事實上我希望每天見到他；而忽然間我又憂鬱起來，因墜入到我的倦怠裏去了而又痛苦起來。這感覺，無疑地，在我的視線和聲音裏表現了出來。

「可是，還是放忙一些吧，不要厭倦啦，」他用一個對於我似乎太冷淡、太簡單的聲音說。「在春天裏，我將考驗你一次的啦。」他加了一句，鬆了我的手，沒有再望我一眼。

我們陪他走到應接室。在這兒他匆忙地穿上大衣，又重新地向我望了一眼。「他的假裝是沒有用了，」我想。「未必他相信他望我一眼我就非常地高興嗎？這個人是太好了，太好了，……然而只是太好了。」

這天晚上我和加蒂亞好久沒有睡着；整夜我們談着話，不是談到他，而談我們夏天的計劃，和在什麼地方和怎麼樣去過那個冬天。那個可怕的問「爲什麼？」不再來到我心裏了。我似乎很簡單很自然地覺得要爲幸福而活着，而未對於我似乎也是充滿了幸福的。我們在波克洛烏斯可耶的房子似乎是忽然充滿了生活光明。

春天到來了。我以前的那種倦怠心情已經是消逝了。而代替牠位置的不是一種富於夢想的煩燥，就是一種不可理解的希望或企盼。我現在不是像春天開始時那麼地落着了，我現在是忙着照拂蘇尼亞，練習音樂和做功課。常常我到花園裏去，一個人單獨地在小徑上徘徊，或是坐在凳子上發呆，呆想着一些只有天才曉得的東西，同時盼望着，希望着一些說不出來由的物件。有時，整個的夜裏，尤其是有月亮的夜裏，我花費在我隱房的窗子旁邊；或者，穿着便服，瞞過了加蒂亞的眼睛，我走到花園裏來，在露水中散步，一直走到那個小池塘那兒去。有一次我甚至於還跑到田野裏去了，單獨地繞着花園走了一週。

現在我很難記得起和了解那個時候充滿了我的想像的一些春夢。就是牠們再來了，我也不能相信牠們曾經是我的夢，因為牠們是那麼地稀奇，對於我的生活是那麼地遙遠。

在五月的末尾，塞爾珪·密哈洛繳齊，正如他所答應的一樣，從旅行中回來了。

這是第一次他在黃昏的時候到來，我們一點也沒有料想到。我們坐在露台上，打算要喝茶。這花園已經是全部綠了，在那些灌木林中，夜鶯在聖。托爾堂後已經做起窠了。在那些蓬勃的荆棘林中，有幾處紫丁香花似乎在上面被覆了一層清明紫藍蔚色的東西。這是快要開花的葡萄。在夕陽下面，小徑上樺樹的葉子顯得是透明的。露台於是被一個新鮮的陰影所蓋着了。黃昏的一陣寒露向草上降了下來。在花園的後面，在天井裏，這一天最後的聲音響起來了。家畜羣回到廐屋去的鬧聲。天真的尼可涅在露台前面的小路上推着一個裝水車。水壺的噴水口在那鋤過了的地面上，在天竺牡丹和牠們的支柱週圍，洒成了一個一個的黑圈。在我們這一邊，在露台上，擦光了的沙莫瓦爾壺，在白瓷的檯布上亮着。在牠上面還有半酪、麵包和餅乾。加蒂亞用她的厚手擦着那些杯子。我呢，等不及茶，已經餓得想麵包，所以我就吃起新鮮而厚的牛酪和麵包來。我有二件長的短袖工作服，我潮了的頭髮包上了一個小頭巾。

加蒂亞是第一個人朝着窗子那方發現了他。

「啊！塞爾珪·密哈洛微齊！」她叫起來。「我們正要談到你呢。」

我站起來，想走開去把衣服穿好。當我走到門口時，他抓住了我。

「哦！在鄉下講什麼體面呢，」他說，同時望着我被頭巾包着的頭，笑起來。「你

沒有審議，是不是，在你的僕人格里哥里面前？真的，對於你我是格里哥里嗎？」  
但是，甚至於在這個時候，我似乎覺得，他朝着我望，不是像格里哥里所能做出來的，所以我覺得難為情起來。

「我馬上就轉來的，」我說，從他走開了。

「但是爲什麼呢？你並不難看呀，你像一個藍青的村女，」他向我叫起來。

「他是多麼奇怪地望着我呵，」我想，同時匆忙地穿着衣服。「該，在藍的上帝，他回來了，這使人高興呵！」對着鏡子望了一眼後，我加速着步子快樂地走下了樓。我不會掩飾着我是匆忙的，是喘着氣的，我走上了露台。他是坐在桌子旁邊，和那蒂亞談着我們的事情。他望着我微笑了一下，仍然繼續談話。依照他的話看來，我們的寧靜情形都很好。現在我們只有在鄉下過夏天了，以後再到彼得堡或外國去遊歷。亞上

「是，假如你和我們到外國去的話，」加蒂亞說。「否則單獨地我們將要在那兒不知所措了。」

「啊！跟你們一起環遊世界一遊該是多麼愉快的事呵！」他半凝肅半開玩笑地說。

「好吧，我們就去環遊世界一週吧！」我說。

他微笑起來，又重新地低下了頭。

「那末我的母親呢？那些家事呢？可是我們談的不是這些事呀。請告訴我你這些時候是怎麼過去的吧。你又感到厭倦過嗎？」

當我告訴他在他去了後我是很忙，不會倦怠過，而且當加蒂亞又證明我的話時，他恭賀我，同時用話語和視線撫慰我，好像我是一個小孩子，好像他是附這種權利一樣。我相信我有對他作詳細報告的必需，同時以絕對的誠懇，我告訴了他我所做過的一切瑣碎的事，同時我訴說給他，正如向一個聽取讞悔的人一樣，我底一切也許不能使他滿意的。這晚上是那地地美，以至於吃了茶以後我們還留在露台上。我們的談話是如此地有趣味，以至於我不會注意到，我們週圍的聲音是漸漸地沉寂下來了。處處的花香也更濃了起來。一陣很豐饒的霧蓋滿了草；在不遠的紫丁香花樹林裏，響着雨夜地停止的歌唱，來聽我們的話聲。佈滿了星星的天空似乎也在垂狗着我們。

我發覺了夜的到來，因為一個蝙蝠忽然間無聲無息地闖進了露台上，響着響來，在我的白圍巾週圍旋飛着。我貼着牆，已經是準備着要叫起來。可是這蝙蝠又很快地朝邊屋上面飛去，在這花園的半階的暮色中消逝了。

「我多麼地愛看你們的波克洛烏斯可耶呵，」他中斷了談話，說。「我似乎想要把

這一整夜在這露台上過去。」

「唔，那末住到這兒來吧，」加蒂亞說。

「哦，請住下來吧，我說起來倒很容易，可是生活不要我住下來呀。」

「那末爲什麼你不結婚呢？」加蒂亞說。「你將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丈夫的。」

「這因爲我是一個喜歡安住下來的人呀！」於是他笑了起來。「不，加特林娜·卡爾洛烏娜，你和我，現在，我們是不會再結婚的呀。人們已經很久就不再認爲我可以結婚的人了；而自從這時起，我自己也覺得好過一些。」

我覺得他用了一種強逼出來的興奮說了這句話。

「看啊，這倒好！一個還只三十六歲的人就已經完了！」加蒂亞說。

「既是完了，那我只有一個希望：安定下來。要結婚就得兩樣。總，問她吧，」他把頭掉向我，加了一句。「看誰是應該結婚。我們，我們一齊可以看到這件事。」

他的聲音裏顯露出一種隱蓋住的憂鬱和不安——這不安避不開我的注意。他沉默了一會兒，我和加蒂亞也什麼話都沒有說。

「唔，」他回到他的椅子上去又繼續地說：「假如的話，忽然間，在一個不幸的際遇裏，我和一個十六歲的女孩結了婚，比如瑪……瑪利亞·亞勒克山大洛烏娜吧。這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我是很幸運的。假如那件事到來了。……這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我笑起來，我完全不懂得他爲什麼對於這個例子是如此地滿意。

「唔，把你的手按在心上，請告訴我實情吧。」他用一種開玩笑的語氣跟我說。「把你的生命和一個相當老的人結合在一起不是一種不幸麼？這人已經倦了，只希望安住下來；而你，只有上帝知道你心中是想的什麼，希望的什麼。」

我覺得難爲情起來。我沉默着，不知回答什麼話好。

「我不是向你發一個問題，」他微笑地對我說。「請告訴我實情吧，這不是當你單獨地黃昏時在小徑上散步的時節所幻想的那個同樣的丈夫麼？不過，這豈非是一件不幸的事麼？」

「並非一件不幸的事呀……」我開始說着。

「唔，可沒有什麼好處，」他說。

「是的，不過我可以騙我自己的……」

他又重新地打斷了我底話頭。

「唔，你看到了。她是絕對的。同時我很對於她的坦白感謝，同時我也是很幸運。」

我們居然能這樣的談話！

「是的，這太少了，對於我這也許是一件最大的不幸，」他加了這麼一句。

「你一點也沒有改變，老是你自己，」加蒂亞說。同時她走出露台去叫晚餐。

加蒂亞一走出去，我們就沉默起來；在我們底週圍一切都是沉靜的。只有夜鶯在啼着，但是跟昨天不同。牠只是斷續地、遲疑地啼着，像在夜裏的時候叫着的一樣，安靜地，一點也不匆忙。另外一隻夜鶯——這是第一次——在山谷的深處，對牠回應着。在我們近旁的那一隻靜止了。一會兒，好像是在聽的一樣；之後，牠的韻音又繼續唱起來，更瀟灑、更純、更響、更莊嚴、更安靜。在這對於我們很生疏的夜的世界，這聲音響徹

行。

園丁走過檜樹林去睡覺，他底沉重的靴子聲回響着。在涼蔭裏疏遠了。春風在在山下作過兩次尖的叫聲，之後一切又重新地靜下來。樹葉子輕微地搖動，露台上的布棚脆弱地轉着，而同時某種芬芳的東西在空氣中飄蕩着，一直飄向露台上來，而且就在這兒發散着。在這位我們談論過的人的身旁，我對於我的沉默感到難爲情起來。梁遊我

不知道要講什麼話好。我望着他。他那明亮的眼睛，在這黑暗中，是投向我的。

「活着是快樂的。」他徐緩地說。

我喘了一口氣，不知道爲什麼道理。



「爲什麼呢？」

「生在這世界上是快樂的！」我重複他的話說。於是我們又重新沉默起來。我又重新地感到拘束不安。

我頭腦裏不斷地來了一個思想：我贊同他是老了這種說法，我是把他弄得悲苦了。於是我想安慰他，但我不知怎麼安慰他才好。

「那末，再會吧。」他對我說，站起身來。「我的母親在等待我吃晚餐。我今天整天幾乎都沒有見她。」

「我倒想爲你彈一個新的長曲子呢。」

「下次再彈吧。」他淡然地說，「我似乎覺得。」

「再會吧。」

全當這時候我還更覺得他悲愁了。同時我對他惋惜。我和加薇亞伴送着他一直走到若波那兒，之後我們就站在階前，望着他走不見了的那條路。當他的馬死的得得聲消逝了以後，我回到露台上來，我向着花園凝視，向着包含着夜底聲音的露臺凝視。好久我還能聽到和看到我所希望聽和看的東西。

他又來了第二次，第三次，而那種因我們的生疏的談話而引起的拘束不安現在全

沒有了，不再產生了出來。在那整個的夏天，他每星期來拜訪我們兩三次。我對於他是非常習慣了，如果他隔了很久不來，我似乎覺得單獨地生活着無聊。我對他抱怨，同時覺得他疏忽了我是對我的一種過失。他和我好像是和一個筆青的同志，一個親愛的人一樣。他詢問我，用最親密的坦白態度來激勵我，給我忠告，鼓舞我，有時也責備我。命令我。可是他雖然是很賞心地把我的當做平輩看待，我覺得，在我所能了解於他的種種的後邊，在他的心裏還有一個完整、生疏的世界；而這個世界他不認為有使我窺探的必需。這一點更特別地加強了我的尊敬，把我吸引向他。我從加蒂亞和幾個鄰人知道了，他除了對於他所共同生活着的母親關切以外，除了他的田莊和照顧我們以外，他還在貴族的社會中有些普通的事要做，一些使得他極不願意作的事；不過，他爲什麼要去應付這些事情呢？他的意見，他的計劃，他的希望是一些什麼呢？我從來不曾從他聽見過。只要我把話頭提到這事情上去時，他就用一種特殊的方式縮起了眉頭，好像是說：「請不要談起這問題吧，這能對於你有什麼興趣呢？」於是他就談些別的事兒。在起初這種情形很使我苦痛，之後我就漸漸習慣，覺得很自然的我只應該和他談關於我自己的事。還有一件事在起初使我不快樂，之後，就相反地，使我高興；這就是他對於我面孔的完全漠漠，和不在意。他就從不用視線或語言來暗示我的美。可是，相反地，當人

們在他面前說我是美麗的時候，他就皺着眉毛，微笑起來。他最喜歡找出我外表的缺點，和對我這些缺點開玩笑。在一些節目裏加蓋亞喜歡着我打扮出來的時候和頭髮，只有引起他的訕笑。這可使好心腸的加蓋亞苦壞了；在起初，這也使我很驚奇，她認為他很喜歡我，所以她不能了解爲什麼一個人不希望他所喜歡的人以最相稱的裝扮出現呢？

我呢，我馬上懂得了他的昧口。

他是希望我不要有任何的媚態。

當我懂得了這一點後，我心裏對於什麼化妝的、頭髮的、動作的等等媚態，連影子都沒有。而代替了這的，是可以覺知到的，樸素的美。在這種年齡我不能夠再更樸素了。我知道他是愛我的，不過他是把我當作一個小孩子還是一個婦人來愛呢？我仍對於我自己發了這個問題。對於這種愛情，尤其是對於他認爲我是世界上一個最好的年青女子這種事，我看得很重要。我不得不盼望他心中會有這種幻覺。同時，很不自願地，我也使他起了幻覺。雖然如此，我倒仍是覺得很好。我覺得，在他面前我最好、最莊重的辦法是應該顯示出我靈魂的，而非肉體的，好的一面。我前頭髮，我的手，我的面孔，我的態度，不管好與不好，我覺得他一眼就看出來了，而且認識得如此地清楚，以至於除了幻覺的慾望以外，我對於我的外表再不能加進任何東西。而他並不能認識我底靈魂。

，因為他愛牠，因為在此刻牠正在生長和發展，——在這一點，我能够欺騙人，同時欺騙了他。當我明白地了解他時，我對他該是多麼地自然呵！那些沒來由的難為情，動作的拘束，在我心中全沒有了。我覺得，不管他看到我是在前面，在側後，坐着抑是站着，我的頭髮是梳起來的抑是垂着的，他能認識我一切；同時我覺得，他對於我這自然的樣子是很滿意的。

我相信，如果他，跟他的習慣相反，像別人一樣，忽然對我說我有一個美麗的面孔時，我將不會感到幸福的。

不過，這對於我的靈魂是多麼清明，多麼愉快的呵，當他和我談話以後，他注視地望着我，同時用一種感動的，裝做是開玩笑的聲音說的時候：

「是的，是的，你有某種特點。你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這一點我應當了解。」

為什麼我得到這以驕傲和愉快充滿了我底心的報賞呢？因了我對於年長的格里哥里對於他小女孩子的愛表示了同情呢，還是因了我被我所讀過的一篇詩或小說感動得流淚呢？還是因為我愛莫扎爾特比愛熱爾霍夫強呢？我對於這種非凡的精明——這精明使得我猜想到一切是美的東西和他所喜歡的一切東西，雖然這些東西我是絕對地不知道。我過去大部份的習慣和趣味他不大喜歡，他只須用眉毛，用視線的一個動作就可以指示出

他所不贊成於我所說的話；他只須做一個特殊的面色，不太憂鬱也不太諷刺，就可以使我想像不要再喜歡我以前所喜歡的東西。如果他覺得要給我一件什麼忠告時，我就似乎已經知道了他所要說的什麼話。如果他注視着我的眼睛，問我的時候，他的視線就從我吸出了我的思想，使我知道他希望什麼。我那時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情緒，已經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屬於他的，由他而又完全變成我的，穿過我的生活，明明化我的生活起來。不知不覺地我開始用不同的眼光來看加蒂亞，我們的僕人，蘇尼亞，我自己，我的工作。以前對於我只是膩得恨的書，現在忽然變成了我最好的愉樂，唯一的愉樂，因為我和他閒談着讀過了的書，因為我們一起共同讀着書，而這些書是他帶給我的。

在以前，我對於蘇尼亞的工作，我教給她的功課，對於我是一件很苦痛的责任，我逼迫着自己來完成這責任為的是寬我自己的良心。他有一次幫助我教課，自此以後，我對於蘇尼亞的功課進步，在我簡直成了一椿愉快。在以前，要使他懂得完全的一課，在我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現在，我知道他在旁聽，也許還不稱讚，因此我對那同樣的一段文章會感到四十倍的愉快——這麼地，以至於可憐的加蒂亞要用棉花把耳朵塞起來，而我呢，這再也不膩了。我所彈的那些舊的長曲子，現在完全不同；現在牠們聽起來是美得多了。

就是我了。解和愛得像我自己一樣。的加蒂亞，在我眼中也變了。現在我懂得了，她完全不須再像對於我們那樣，是我們對母親、朋友和奴隸。我懂得這位可愛的生物的一切犧牲和忠誠。我懂得了我對於她的一切感激，而我更愛了她。她還使我懂得了用跟以前不同的方式來應付我們的男僕人和女僕人和農奴。說起來也很好笑，直到我這十六歲的年齡，我只是和他們一起生活着，跟他們生疏得比我從不曾見過的人還要生疏些。我從不曾有一次想過，他們這些人，像我一樣，也有愛，也有慾望，也有悲愁。

我們的花園，我們的小樹林，我們的田野——這些東西我們是熟習得如此之久，現在對於我忽然顯得新鮮和美麗。他說過，在生活之中只有一件真正的快樂：為他人而生活。這句話不是沒有意義的。以前，這句話我覺得很奇怪，我懂不了。這信仰不僅僅戰勝了我的理智，還戰勝了我底心。他在現實中為我開了一個快樂的、完整的源泉，而一點也沒有改變了我的生活，除了他以外，在每個映象之中，也沒有加進什麼。

自從我兒童時代起就在我身邊很靜寂的一切，現在都活躍起來了。已經很够了。他來為的是使這一切活起來，鑽進我的靈魂裏去，把他用幸福充滿着。

常常帶，在這個夏天裡，我走到樓上我的房間裏去，我躺在床上，再沒有了以往的春日灼煩膩，再沒有了對於未來的盼望和希冀；代替這些東西的，是現實的幸福和煩惱。

據了我底心。我不能睡着，我起來，我坐在加蒂亞的床上，我告訴她，說是我忽然間感到幸福。據我現在所能回憶起的，那時並沒有告訴她這些話的必需，她自己就可以看得出來。可是她告訴我，說她再沒有什麼需求了；說她是很幸福的；於是她擁抱着我。我相信她的話，同時我覺得必需而且公正：大家都要幸福才好。可是加蒂亞倒還處想着要睡覺，同時，裝着煩膩的樣子，把我趕開了她的床，而自己睡了。我呢，我沉思了很久，這一切使我如此幸福的東西。

有時我起來，選擇我適當的話語，來禱告，來感謝上帝給予我的這一切。

房間是很靜寂的，只有加蒂亞在有規律地呼吸着；在她旁邊的鏡的透的透地發着；而我呢，我掉轉身，低吟着那些話語，或者吻着懸在我項上的十字架。門是關着的，窗子都有着天窗。一個蒼蠅在一塊老地方嗡嗡地叫着。我永不希望走出這間房，我不希望天明的到來，我不希望見到這圍繞着我的，靈魂的氣氛消散。我似乎覺得，我的夢幻，我的思想，我的祈禱，在這冥冥中，都成爲了生物，在我身旁的活着的生物，在我的床邊飛，站在我身上的生物。而且每一個思想就是牠的思想，每一種情緒就是牠的情緒。我這不知道這就是愛情，我以爲這可以永遠地存在着的；我以爲這情緒不需代價地就可以產生的。

一天，在收穫的時候，我，加蓋亞和蘇尼亞在晚飯後走到花園裏去，在菩提樹陰下，坐在我們喜歡坐的凳子上，在山谷的邊緣上，在牠的後面展開一片樹林和田野。塞爾珪·密哈洛微齊在三天不會來過。我們是在等他，尤其是當我們的爹家告訴我們，說他答應來看看這些田地。在兩點鐘的時候，我們看到他騎着馬，在裸麥田上走來。加蓋亞吩咐着他把他所喜歡吃的桃子和櫻桃取來。同時，用微笑向我望了一眼，他倚在凳子上，假寐起來。我從一棵菩提樹上扯下一根直而有葉和很厚的皮的枝條。這使我的手都溼了。爲了避免加蓋亞的注意，我仍然讀着書，但不斷地我離開書望着他應該從田野走回的那條路上。蘇尼亞在一株老菩提樹的根旁，爲她的玩具在建築一座涼亭。

這天很熱，沒有風，有暴風雨的樣子，雲塊都連了起來，黑壓着。自從早晨起，暴風雨已經是在醞釀了。正如平時在暴風雨要來以前的那樣，我是很神經質的。可是，在中午以後，雲塊開始四散起來，太陽在純淨的天空上現了出來，雷聲只有在天的上方可以聽得見。在地平線的深處，厚的雲層和田野上的灰塵凝成一片，只有被從天上一直降落到地下的一道閃電的彎彎曲曲的白光所切斷。



很明顯的，暴風雨今天不會有的，起碼不會在我們附近存。在那路上，在花園的邊邊，我們可以看到時格格聲的高車子草捆，不停地慢慢搖着，向着這些車子，很快地鬧聲地開來了一些空車子，上面坐着許多種田人，他們的腿搖動着，他們的襯衫鼓滿了風。

那厚的灰塵不再動了，而停在花園樹兒透明的扶疏的葉子的後面，靜靜地不動。稍遠一點，在谷倉裏面，我們聽到同樣的響聲，同樣的輪子格格聲，和那同樣的積黃的草在籬笆上面慢慢地飄着。在那兒，飛快地轉動着磨盤，在軸上面我們看到尖的前頭，有許多多的農民在那兒忙看，更遠，在那灰塵僕僕的田野上，也有許多車子動着；我們也看到黃色的草，也聽到從遠處飄來的車聲、人聲和歌聲。在佈滿了稻根的田野的一邊，展開着一遍脫了葉的艾。在朝下一點的右邊，在那刈盡了的田野上，我們看到癩眼的女人的衣服；她們彎着腰，揮動着手臂捆着草。那佈滿了稻根的田野早已乾乾起來，而且那些美麗的稻草，自成行列地在上面伸展着。

忽然間，在我的眼前，這夏天似乎已經轉換到了秋天。處處都是灰塵和炎暑——只除了我們花園裏心愛的小小的一角。處處，在這灰塵裏面，在這炎暑中，在這強烈的太陽底下，那一羣工作者講着話，鬧出聲音，匆忙着。

加蒂亞坐在陰涼的籃子上面，在白麻紗的手帕底下，甜蜜地發着聲響。櫻桃在籃子上映着漆黑得發亮的光，我們的長服是既新鮮而又適度，在杯子裏的水和太陽在嬉戲着。我真覺得快樂！

——「那麼做什麼呢？」我想。「我一個人這麼地幸福該是多麼地罪過呵！可是怎麼樣來把我的幸福分給別人呢？怎麼樣，對於誰，來分給我的一切，我的幸福呢？」

太陽已經在樺樹的小徑後邊消逝了。灰塵在田野上厚積了起來。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那一邊被照亮的遠處。雲塊兒忽然間全都沒有了。在那果樹園裏，穿過那些樹之間，人們可以看到三個草堆的新頂，而且有種田人從那上面爬下來。那些有高音音伴着的載重車，很顯然是最後一次的回轉來。女人們，肩上背着耙，腰間圍着繩子，高聲地唱着，向家裏回去；而塞爾珪，密哈洛微微齊老沒有轉來，雖然我早就看到他從一個小山上走了下來。忽然間，他在一條小徑上出現了，在我不會盼望到他的那條小徑上出現了他（他已經在山谷裏逗了一個圈子）。他的面孔愉快而發着光，他的頭光着；用着快速的步子他向我走近來。當他一發現加蒂亞在睡着時，他就撮着嘴唇，閉着眼睛，用腳尖走近來。我馬上就看出來了，他是在一種莫名的特殊的愉快情狀下面，他的這一點我非常喜歡，而且我們把這叫做：狂野的快感。他好像是一個小學生，撮着嘴唇，呼吸着。

快、幸福和稚氣的玩皮。

「唔，祝你平安，年青的紫羅蘭！你好嗎？好嗎？」他低語着，同時走近來，握着我的手……「我真是出奇地過得好。」他回答着我的問句。「我今年有十三歲，我希望要騎馬，要爬樹。」

「你是在不折不扣的狂野的快感中！」我說，望着他那帶笑的眼睛，同時我自己也覺得被這狂野的快感所征服了。

「是的。」他回答說，眯了一下眼睛，含着一個笑。「只不過你爲什麼要動加特林娜·卡爾洛烏娜的鼻子呢？」

我不會注意到，在我望着他和繼續碰着樹枝的時候，我擦起了加魯亞的手帕，使樹葉拂到她的面孔上去了。我笑起來。

她將會說她不會睡過了的！我低聲地說，好像是怕吵醒了加魯亞；事實上只是因爲跟他低語着我覺得快樂。

他模擬我的樣子動着嘴唇，好像是我的話太低，以至於人們聽不見似的。當他看到那個櫻桃盤子時，他偷偷地拿過去，走近在菩提樹底下的蘇尼亞，自己坐在她的玩偶上面。起初，蘇尼亞生氣起來；可是立刻他就跟她和好起來了，向她提議一種遊戲：誰把

櫻桃吃得最快。

「我再去要一點來好嗎？」我說。「還是我們一起去摘一點來麼？」

他拿起盤子，把玩偶放在那上面。於是我們三個人一起到果樹園裏去。蘇尼亞在我們後面蹦蹦跳跳，同時拉着他的大衣，要他歸還那些玩偶。他還給了她，同時作假正經地向我說：

「嗯，怎的你不是一朵紫羅蘭花呢？」他老是用一種低音向我說，雖然他現在再也不必怕吵醒了什麼人。「當我在這種灰塵，這種離離，這種工作之後走近你時，我總是覺得聞到了一陣紫羅蘭香。」不是一陣芬芳的紫羅蘭香，而是一陣卑微的紫羅蘭香。牠發出溶解的雪和春天的氣息。」

「唔，莊稼近來怎麼樣了呢？」我問，爲了要隱藏他那幾句話使我感覺到的幸福的難爲情。

「好透了！這些人志是非常地忠誠。你越認識他們，你就越喜歡他們。」

於是，「我說，」今天，在你沒有到來之前，我在花園裡望着他們工作。忽然間我覺得慚慚，他們該怎樣而我倒快樂，而……」

「不要對這番自作多情吧，我底朋友，」他打斷了我的話頭，很溫柔地但也很嚴肅

拋朝着我的眼睛望。『這是一件神聖的事情，願上帝使你不再作同麼情感的鋪張吧。』  
『不過我只是對你說呀。』

『是，這點我知道的。唔！我們的櫻桃怎麼辦呢？……』

果樹園的門是關着的，而且沒有一個園丁在，他把他們都送去工作了。蘇尼亞跑去找鎖匙；可是他沒有等待就爬上了一角，掀開了籬架，蹣跚到了果樹園的另一邊去了。

『請給我一個盤子好嗎？』他向我說。

『不成，我也想自己採一些，我就去找鎖匙，』我說。『蘇尼亞不會找到牠的。』

可是同時我想看看他所作的一切，他顯出來的面色，和他如何地動作；我假設沒有什麼人在看着他，在此刻，很簡單地，我不要再有一秒鐘失掉對於他的視線。在尋麻叢間，繞着果樹園走了一過。在另一邊是一塊很低的地方，我爬到一個空的大桶上面，站得如此地高，以至於園牆只達到我的腹部；我向着果樹園的內部彎下腰，於是我就看到那些低垂的老樹，帶着大而尖的葉子；在葉子下面沉重地直直地垂着味美的黑色醬果。同時，當我把頭低在這些枝葉交叉的網下時，我發現到了塞爾珪·密哈滋微查在一顆老櫻桃樹的彎枝下面。他也許在想我已經走開了，誰都沒有看到他的。他放下了帽子，眼睛閉着，坐在一株老櫻桃樹的樹幹上面，同時很有耐心地在捲着一片櫻桃樹膠。忽然間他

舉起了肩，睜開下眼睛，笑了起來，口裡唸着某種東西。這字眼和笑對於他是如此不太相像，以至于我覺得偷看了他有些慚愧，這似乎覺得他是三念着：「瑪夏！——這是不可能的一——我想：『親愛的瑪夏！』他已經更低聲地又重複念了一次，而且還更溫和些呢。我很清楚地聽到了這兩個字。我的心是跳得如此地厲害；這麼多的受感動的愉快，好像是我應該有的，忽然佔據了我的心，所以我緊緊地抓住圍牆，怕的是掉下來使他發覺了我。但他聽到我的動作，在他底週圍驚恐地望着；同時忽然間，他垂下他的眼睛，臉紅得像一個小孩子一樣。他想告訴我某種東西，可是他不可能，而他的面孔就因此更紅紫起來。這時他只望着我微笑。我也微笑起來。他整個的臉孔發着愉快的光輝。他已經不再是那年老的，撫慰着我的，指導着我的叔叔了；而是我一個同等的人，愛我同時又怕我；我也愛他同時也怕他。我們沉默着，只是互相望着。可是忽然間他竊起了眉頭；他的微笑和他眼睛裡的亮光全都沒有了。他冷酷地，重新地用一種又佳的態度，對我說話，好像我們做了某一件壞事，又好像他已回復了自制力同時忠告我回復我的自制力似的。

「無論如何……請爬下去吧，你會出亂子的，」他說。「把你的頭髮弄好兒，請看一看你像一個什麼人。」

——「爲什麼他要裝假呢？爲什麼他要使我痛苦呢？」我厭棄地想着。這時我有一種不可克服的慾望，想使得他難堪，同時想證明出我有超過於他的力量。

「不，我想自己來採摘，」我說，同時，抓住了手邊的一個枝條，我跳到圍牆上來了。他還沒有能抓住我時，我已經跳到果樹園的地上了。

「你這作的是多傻的事啊！」他說着，又重新地臉紅起來，同時還打算用厭棄的聲子來激起他的難爲情。「你會出亂子的。你將怎麼樣從這兒走出去呢？」

他現在比剛才還更困惱，不過現在他的困惱不再使我感到有趣；牠使我害怕。牠傳染到我身上來了；我臉紅起來，要避開他，不知道說什麼好。我開始採摘櫻桃，而我不知道把這果子放到什麼地方。我責罵自己，我害怕，同時我似乎覺得，這次的行動腐蝕我永遠地在他眼裏失掉了位置。我們兩個人完全沒有話講，而這對於兩個人是常常癡癡的。蘇尼亞拿着鎖匙走來了，把我們從這拘束的情狀中解放了出來。我們好久還沒有話講，兩個人只是都向蘇尼亞談話。當我回到加蒂亞身邊去的時候——她告訴我們，她並不會睡過，而且聽到過我們所說的一切——我才安心下來，同時盡量地又使自己回到他監護人和父性的聲音中去。這時我狠生動地記憶起來了我們前幾天所寫的談話。

加蒂亞說，男人比女人容易愛，容易表示出他的愛。

「男子可以說他愛，而女人不能。」她說。

「而我似乎覺得男人不應該，也不能說出他愛。」他回答說。

「爲什麼呢？」我問。

「因爲這永遠是一個謊的原故。男子愛人——這是一個什麼發現呢？這話語未必能產生什麼了不起的東西。某些現象，好像人們能够從大炮裏取出來的一些東西一樣麼？我覺得，」他繼續地說，「那些作假正經地說這種話的人，『我愛你！』不是自己騙自己，就是——更糟糕的——騙別人。」

「那麼，假使男子不說的話，女人怎麼會知道男子是愛她的呢？」加蒂亞說。

「這事我不知道，」他回答說，「每個人有他的話說。而且如果有情感存在的話，他總會表示出來的。當我讀着小說的時候，我總想像起斯賓塞、勃爾斯基或是亞夫勒達等人的面孔上的驚恐，當他說：『我愛你，愛拉諾爾！』同時我想，他定會產生出什麼非凡的事的，但在她和他兩方面都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還不過是同樣的眼睛，同樣的鼻子，一切仍舊。」

在這玩笑中，我感到有一種與我相關的嚴肅事情。可是加蒂亞沒有讓他這麼輕鬆地來談論小說中的人物。



「老是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論？」她說。「唔，說真話，你自己從不會對一個女人說『過分愛她的話麼？』」

「我從沒說過這樣的話，從沒有下過斷，也從沒有什麼東西使我如此作過。」他笑

「空回答說。」  
 「可是他再沒有什麼必需跟我說他愛我，」我在心裏想着，同時很生動地記起了他的談話。他愛我，這點我是知道的，而他一切裝出顯得很不在乎的樣子，不會動搖我的信心的。

那一晚他跟我的話談得很少，可是在他和加蒂亞及蘇尼的每每談話中，在他的每一個動作中，在他的每一個視線中，我看得出他的愛，我沒有懷疑。我唯一討厭和埋怨的事情，是他總認為要掩飾自己和裝做着冷淡，尤其是當一切是如此地清楚和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很幸運地變得無限地幸福的時候。可是我到果樹園裏去找他的這椿事使我惱惱得好像是一椿罪過一樣。我老是覺得他因為這不再會尊敬我，而且會對我不滿的。

吃下午茶以後，我坐銅琴旁邊來。他走近我的身旁。

「彈一個曲子吧，我好久不曾聽到你彈了，」他說，在廳堂裏伴着我。

「我希望……塞爾珪·密哈洛敬齊！」我說，朝他的眼睛直望着。「你不會對我不

滿的吧？」

「爲什麼呢？」他問。

「因爲吃了飯後沒有聽你的話的原故，」我說，發紅了起來。他懂得我的意思。我垂下頭，微笑起來。他的眼光告訴我，他是應該埋怨我的，可是他沒有勇氣。

「沒有什麼嗎？」——我們還是朋友嗎？」我坐到鋼琴旁時說。

「當然沒有，」他說。

在這廣大而高闊的廳堂內只有點着鋼琴的兩根臘燭，這房間的其餘部份是在一個半明狀態中。這夏日清明之夜照着開着的窗子。一切都是安靜的，只有加蓋的步子在這陰暗的廳堂裏響着，只有繫在窗下的馬嗅着和抓着荆棘林。他坐在我的後面，以至於我看不到他，可是在這房間裏所有待地方，在這半明中，在所有的聲音中，在我的心裏，感覺到了他的存在。我所看不見他的每一視線，每一動作，都在我底心裏反映了出來。我跟着莫扎爾特的狂想曲——這曲子是他帶給我的，我會在他面前，爲他面練習彈過。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彈的是什麼，不過我覺得我彈的很好，而他也很喜歡。我感到他感到的愉快，同時我感到——不是用眼看——在我後邊他的視線是注視着我。忽然間，不自禁地，當我繼續很機械地動着我的手指的時候，我把頭掉向他。他的頭在這夜的一

塊亮處顯着。他自己是坐着的，頭倚在手裏，在用他明亮的眼睛注視着我。看到這視線我就微笑起來，同時停止了彈琴。他也微笑了。他低下頭作爲一種責備的表示，同時指着琴，要我繼續彈。當我彈完了以後，月亮已是更亮更高了。在廳堂裏，除了臘燭的微光以外，一道銀色的光從窗戶射了進來，直射到地板上。加蒂亞說她不懂得什麼意思，我要在一段最美的地方停下來，同時她還說我彈的不好。可是他，相反地，說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地彈得好；同時他走過廳堂，到那暗陰的客廳裏去了，而他每一次又重新地回到廳堂內我這邊來，並且對我微笑。我於是也微笑了。我要沒來由地笑了。由於他今天直接地到來，我真是幸福。當他——在大門口消逝了時，我就抱着加蒂亞。她坐在鋼琴旁邊，讓我抱着一塊心愛的地方。她下巴下面的那個豐滿的頸項。可是當他一走轉來時，我就裝出一個嚴肅的面色，沒有留住一點笑。

「他今天有什麼事？」加蒂亞說。

他沒有回答，只是笑着我。他知道我今天有什麼事的。

「請看呵，多麼好的夜！」他在客廳裏說，站在開向陽台的門口。

我們走近他，事實上夜是如此地美，我從來不曾看到過同樣的夜。那個圓圓的月亮正在屋子的頂上，這麼地高，以至於我們看不見牠。屋頂的、草堆的和露台上蓬帳的陰

影的一半，斜斜地在砂礫的小徑上和草地上映着牠們的雛形。其餘的部份則全是清楚的，被露沾着，被月光泛成了銀色。那開滿了花的寬徑，從這一頭到另一頭斜斜地映着天竺丹和牠們的支柱的陰影。這小道，顯得清明而又涼爽，閃灼着大小不一的小石礫，在遙遠的霧中消失。穿過一些樹株，人們可以看到檜樹林的清明的頂，而且從這一角升起了一叢新綠。有幾個紫丁香的小林子，已經謝了葉，光得一直到校。人們可以辨別得出那些被霧濕潤了的每一種花。在那些小徑上，陰影和月光混合成了這麼的一片，以至於人們不僅要說那些小徑，甚至於那些房子，都是透明的、動蕩的和搖擺的。

在右邊，在房子的陰裡，一切都是黑的，模糊的，駭人的。然而，相反地，在這陰暗之中，更清楚地顯出一株白樺的寬大和奇幻的頂端。牠奇異地、高高地站在房子的不遠處，在一道活潑的光中，在那深沉、藍色的天下，並不稍逝。

「我們去散一會兒的步吧，」我說。

加瑟亞同意了，同時告訴我把我鞋的膠鞋帶着。

「沒有用的，加瑟亞！塞爾娃·密哈洛微齊會用手扶我的。」

假如這能使我不打濕我的腳的話。可是這似乎對於我們三個人很明白，一點也不奇怪。他從來不用手扶我的，可是這一次我自己拿起了他的手臂，而他自己並不覺得稀

奇。

我們三個人一齊走下露台，這整個的世界，這蒼天，這花園，這空氣，已全不是我所知道的那樣的了。

當我向着我們正在走着的那條小徑前面望時，我好像老是覺得我們不能走得再遠，可能的世界在這兒已經盡了頭，而這一切應該永遠在美之中被封鎖起來才好。我們向前走着，而這奇異的美的空間擴大了起來，讓我們深入；同時這兒也好像是我們的花園，我們的樹和乾樹葉子的芬芳氣。事實上我們是沿着小路走，我們走進了一個光和陰影的圓圈；事實上，乾樹葉子在我们的腳底下響着，和一條新鮮的樹枝擦着我们的面，而他；用着相等的，徐緩的步子在我旁邊走着，溫柔地扶着我的手臂；加蒂亞，把砂槩得吱吱地響，在我們的旁邊走着。在靜靜的樹枝間照着我們的，也許就是那個月亮。可是，每一步，在我們的前面和後頭，又重新地展開了那個奇異的空間。同時我不再相信我能更向遠走；我不再相信這一切存在的東西。

「啊！一個青蛙！」加蒂亞叫起來。

「誰說這話，和爲什麼呢？」我想。可是馬上我想起來了，這是加蒂亞，因爲我知道她是怕蛙的，同時我向我的腳底望。有一隻小小的青蛙在跳。同時在我面前停下

。我們可以看到牠小小的影子，映在小徑上明亮的沙礫上。

「你不害怕嗎？」他問。

我把頭掉向他。在我們經過的那塊地方沒有一株菩提樹；我很清楚地看得出他的面孔。他是那麼地美和那麼地幸福……

他說：「你不害怕嗎？」於是我就聽到：「我愛你，我底親愛的，我愛你呀！」我愛你——他的視線重複地說着。他的手臂，月光、陰影、空氣，一切東西好像在說着同樣的話。

我們沿着花園走。加蒂亞用着小步子在我們旁邊走。困了疲倦，她沉重地呼吸着。她說現在是回去的時候了。我很抱怨：「爲什麼她不能像我們一樣感到同樣的心情呢？」我想：「爲什麼人們不能像今晚，像我們一樣，然感到同樣地年青和幸福呢？」我們回到房子裡面來，可是他還留下很久，雖然公鷄已經叫了起來，宣佈着屋內所有的人都在睡了；雖然他的馬已經用蹄子在薊草上越踢越厲害了，同時在窗底下也越嘶越凶了。加蒂亞一點也沒有提醒我們說是太遲了，還跟我們談一些不關緊要的事情，使我們一點也不知覺，我們一直談到早晨三點鐘。公鷄已經叫了第三次；當他離開的時候，黎明已經開始發白了，他像平時一樣，跟我們說了再會，沒有說別的特別東西；可是我



開始的祈禱，開始把我的生計和他訂婚的那同樣日子連成一氣。

國法究竟怎麼樣呢？爲什麼呢？這會使他怎麼樣呢？我一點也不知道，有過幾分鐘起，我

想和同時也決定應該如此。

當我走進我的房間時，已經是大白天了。種田人開始都起身來。

### 四

是聖母升天節的齋期。這正是爲什麼屋子裏所有的人對於我儘量講晦晦切切一點也不和聲奇。

這一整星期內，他沒有到我們這兒來過。猶如我不備沒有驚動，沒種不爲不滋在對  
他生氣，相反地，我對於他的不來甚爲滿意。我只等待他在我的生日到來。這一整星期  
內我每夜很早地起身。當人們還在爲我整備着馬廄的時候，我踉蹌地到花園裏去散步，  
我在我底靈魂中，我昨晚的罪過，同時我思着，今天我要成爲一個令人滿意的。和之不  
要再犯一次罪過。這睡，忽然間我感到沒有罪過是非常的輕快。我似乎覺得，這只裏稍  
稍差點方就行了。

當馬準備好了以後，我被種加倍強壯，或一個侍女，坐着車子到教堂去，教堂裏有三個











爾往時時管落微齊？同時我就夢想了他很久。我沒有辦法不如能死而我甚至於還不認爲這是一椿罪過呢。不過現在我不是像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懂得我是愛他時那麼地夢想着他。

——我想着他，正如我想着自己一樣，把他不自願地跟我對於將來的思想聯在一起。他的存在對於我所起的一種有壓力的影響，忽然間在我想像中消逝了。我現在覺得是他的痛苦同時，在我生活着的靈魂的領域的高壓下，我忽然解守他。

——我以前覺得是很奇僻的東西，現在是覺得很清楚。這是我現程懂得這他爲什麼要說以爲他入而落着就是幸福。我現在是和他在一起的，我覺得我兩個次將會是無限制地安靜和幸福的時候。我現在既不想旅行到外國去，也不想離家去，也不想讓一個安靜的產活，兩個在鄉村裏的家庭生活，永遠地自我犧牲，永遠地互相愛，和懷着母親了解上着的是永恆，甜蜜和助長的心。

——我既是這麼決定以後我就在我底生日領取聖餐。當我回到教堂內去時，我的心是充滿了歡喜幸福。我甚至於害怕起生活來，我害怕每一個映象，每在河能摧毀這幸福的東西。我再還當我走下車到石階上的時候，我所熟識的一輛馬車的聲音在橋上響起，起來於是我看到塞爾羅德密給洛微齊。他恭贊我，同時我聽着起疑詞，裏裏去財首從羅德

他提起這我從不曾看到他像今天這麼地在聲和自制。我感到在我底心裏有一個新的世界。這世界我不能了解，而且這超乎我之上的與我對點也不感到與他在一起受拘束。無疑地，他是了解我的。同時對於我也感到特別地善解。甜蜜甚至於有敬意。我走近鋼琴，可是他把我強逼着把鎖匙放在他粗魯的鑰匙裏。當我開始演奏時，他的心似乎要浪費了。他的眼睛閉着他說，「在你的靈魂裏現在就有最好的音樂。」我懂得這話，而同時我真心地感不到高興。因為他太輕易地懂得我在我底儀態中所發出的。一切不是這一切應該對於任何款保能解釋的。在吃晚餐的時候，他說他是特來慶祝我的。不過同時他又對我們說不要再談，因為明天他得回莫斯科去。說這話時他望望加爾斯，不過馬上他就回我熱地看我一眼。我立刻明白他害怕看到我臉上的表情。不過不過，我既沒有驚奇，也沒有什麼。我雖然對於還沒有問他是要去多久。我知道，他說這話，但我不會去成的。為什麼我知道呢？現在我自己也解釋不清楚。不過這在這種場合的一秀，我似乎能預知一切會發生的事情。我預知這些事情，預知這些事情在這裏。一切不曾有過的東西似乎是存在過，而且好久就知道的呢。一切還沒到來，我已經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不，我不去對天胡土，卻發一大聲。我甚至於對加爾斯說，加爾斯，我想聽聽你聽後馬上就來。可是加爾斯在晚餐後就走了。他睡而後，我甚至於聽他得



「我很難坦白地對你說出來爲什麼我要離開，」他說。「這週我把你想了很多，也想了我自己很多，於是我就決定了我應該離開。你知道這其中的理由的。如果你愛我的話，你就不会再問我的。」

他擦着他的額角，閉起了眼睛。「這對於我是很難受的。你能懂得這一點的。」  
 「我不懂得，我懂不了。但請以上帝的名義……因了這一天，請告訴我，我可以鎮定地聽着你的再切話的，」我說。

他移動了身子，看着我，眼裏又重新拉着紋條。

「突然而止，」他流淚了。會說說，儘量地想做出穩定而結果堅定不可的聲音。「雖然用話語敘述給你聽是很難而且還是無法理解的。雖然這對於我是很痛苦的。我從來就試着解釋給你聽吧。」「他說：做出好像一個病人發出來的語言。

「你那裏這這說說。」

「好，比如說吧。有一位小先生，一位年老的先生，還有二位女士，一個禁育的幸福的家庭。她還不知道生活，也不知道世人。因爲家庭環境的關係，他把她當作像一個女兒。似地看。同時她不能以一種其她的方式深地。」

「聽他流淚，這可使我沒有問他。」



「六可是他忘記了，這還是很年青，對於她，生活還不過是一個玩意，他忽然很匆促地了斷地繼續下去，沒有望我，歸於她，他是很可以容易地用另一種方式愛的，同時這也將會使她很高興的。可是忽然間他感到一種沉重，痛苦得像一個深悔似的感覺，在低聲靈魂內經過，而他害怕起來。他害怕他像以往朋友愛關係會因此受斷，所以他決定和那些關係尚沒有毀壞以前離開去。」

只限當他說完這話後，他又重新地用一種不穩妥的態度和眼睛，然後就跳起來，因為他覺得快樂他害怕用另一種方式來愛呢？我幾乎不大了解地說，同時抑制住我的感情，我的聲音是驚定的，蓋面羞於他好像是個開玩笑似的人，因為他用了一種受委曲的聲音，又重複地說：

「因為你是年青的，我已不再了。你需要快樂，而我要的，完全是別的東西。不過，請不要跟我好玩罷了，否則我會變得任性，而這是不好的，對於你，這將會是羞恥。」

「這還是本所說的，請不要再加了，每當我經過這一切都是愚笨的事兒，你會懂得我為什麼要離開的原故吧，請不要再談起這事吧，我想求你。」

「不，不，要談！」我說，眼淚在我的聲音內顫動着。「他愛她嗎，還是不呢？」

他沒有回答。

「如果他不愛她，爲什麼，那末爲什麼他跟她被感動得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呢？」我  
說。「不，不，要知道！」

「可是這一切是怎麼回事？他是應該負責的。」他忽地地面容說，同時打斷我的話頭。「可是  
這一動靜完了以後而他們要分開！」只作爲朋友。」

「請不要而這末可怕了重集過他們就不能有別一種的結局。」我用一種很低的聲音說  
，同時對我自己的前途害怕起來。

「曲曲轉轉的直直，他把他受感動的面孔掉向我。」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結局。不過，請看上  
帝解前情，請不要打斷我的話頭和鎮定來選擇我的話。有些人說，他站起來，作其一  
個免強急病態的徵兆，「不是麼？」他氣喘喘地，同時把這話告訴了她。她  
只用歪嘴微笑來應答，對於她這道不是，「像這笑臉，面對於他這却是一件生命倏間的  
事實，與其開源而空，與其空而滿。」

「這我願樣起來，我總想和斷他的話頭，告訴他，他不能對我如此，這是我阻止了我  
和他握手，和我握手與他。」

「我這講講世道，」他用一種謙謙的聲氣說，「另從學人說，她愛他，愛他，她不知不  
知道人世，這世道，以爲她可以愛他，同這成爲他的妻子，而像那個世道，也相信他的生

海可以重新開始，可是她還覺得她是欺騙他，而他也是欺騙她。『不要再談這事吧。』他繼續說：『人們可以看得出來，他再沒有力量再進一步地說下去，於是就欺騙他在她面前走來走去，山裏的風聲，樹木的沙沙聲，鳥的啼聲，都不過是些微的安慰，他聽着，聽着，聽着。』他說『請不要再說下去吧』，而我却看到他靈魂所有的力量。他等待着我的話。我想開口，但我不能。

某種東西鎖住我的心，我朝他望，他是慘白的，他的下嘴唇在顫抖着。我開始埋怨他起來。我作了一張努力，忽然間被打破了束縛着我的沉寂。我用一種窒息的聲音開始說：『同時我害怕，這聲音在每一句話中會阻礙得說不下去。』

『看這三個結風嗎？』我說，同時我停下來。

他沒有作聲。『做某事做某事。』

『這三個結風就是他愛她，他使得她不安，非常地不安，他認為這是對的。他去了，而且他還對於這行動很驕傲。這對於你是一句玩笑話，可是對於我則不然。從那第一天起，我第二天愛上你，你要我重複地說。當我說『愛你』這個字的時候，我的聲音阻礙住了。這聲音使我禁不住地變成了一種狂風的吼聲，連環拍都書拍起來。』

他慘白地，站在我面前，嘴唇很厲害地顫抖起來，兩顆淚珠在頰上亮晶晶地閃



備的東曉女頭戴修飾而且因為結婚要在我的生日兩週後才舉行，我們不要禮品，不要穿華麗不要伴郎也不要晚宴，也不要普通結婚那一類的熱鬧。他告訴我，他的母親不願意見如果我們的結婚沒有音樂，沒有大堆的聚會，沒有把房子刷新，像她那個花面三瓣處在的婚禮那樣的話。他還告訴我，她是如何作修正禮地，沒有讓他知道，在儲藏室內尋找，向管家塔利高，其加探問關於蘇子，地氈，寬籬，和一切對於我們的幸福所必需的東西。加格亞向那個年老的女僕人古茲米尼其加做同樣的事。她堅決地相信，當我們談論起我們的將來時，我們決不避談一些瑣細事，做一些東西，正如她在我們這種境地的年青人會作的一樣。可是我們將來的幸福的主要的東西，不在於她的衣服，也不在於我度禮後的禮花，也不在於我或她的繡邊，或在波克洛烏斯可耶和尼可爾斯可耶之間。一天總有好幾次交換着關於要準備些什麼東西那類的秘密消息。雖然他母親恨加格亞之間的關係是顯得很惡劣，但是她們之間有一種外交，很細緻，而且還有一點感戴。他的母親希希安娜，古茲米尼其加，我已和她很熟識，事實上是一個家庭婦女。女嚴對面厲害，是一個老古德爾。他不僅責任上像一個兒子似地愛她，而且，當作一個人看，他認為她是一個最好的女人。最聰明，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希希安娜古茲米尼其加，是對於我們很親愛，尤其慈愛於我。她對於她的兒子，她的姻非常滿意。

可是當我作爲一個未婚媳到她那兒去時，我似乎覺得她要使我感到作爲她兒子的醜態，我可以更親密一點，同時我也不忘記這一點。我完全了解，同時也接受這個意思。

在這最後的兩星期，我們每天碰見面。他在吃晚飯的時候來，而逗留到半夜才去。前是雖然他說，我知道他說的真話，並沒有我他就不要活着，他硬從不把一整天的時間和我在一起，而且總打緊繼續忙着自己的工作。

我們外表的關係，一直到結婚為止，都是那個樣子。我們互相稱呼着「你」和「他」，而不吻我的手，而且總避開單獨和我在一起。人們也許可以說，當他怕他心中那種太緊張而有害的熱情中去。我不知道，我們之中誰是變了。不過我現在覺得完全屬於他的了。現在在他身中再找不到以前使我不快的假作的模素；代替了這的，我是常常很愉快地地看到我面前一個引人敬愛的人，一個陶醉在幸福中的溫柔孩子。那麼這就是他身中所有的一切了。我常常想，這是像我一樣的一個人，再沒有別的。我現在覺得他的全體都暴露在我的面前，而我看到了他的一切。同時我曉看到的這一切是如此地簡單，如此地與我和諧。甚至於他對於我們將來共同生活的一切計劃也是同樣的。只不過，據他的話聽來，他計劃得更好，而且似乎是最好呢。

這一整天的氣候是不好的。我們全留在家裏。那最好，最親密的談話，是在窗子與

鋼琴的那一角進行着的。在那陰暗的窗子上面，很近，反射着燈燭的火燭。在玻璃上不時亮着、閃着從屋頂上滴下來的水點。從窗子那兒他又一滴一滴地落到水盆裏去。人們有一陣清涼之感，而我們的這一角似乎是更清徹，更親密，更快樂。

「你知道，我很久就想告訴你一樁事，」有一次在晚間很遲我們在一個角落裏的時候他說。「當你在歡樂的時候，我就不斷地想這件事。」

「不要說吧，我一切都知道的呀，」我說。

「是，真的，我們還是不說吧。」

「不，說出來呀！」我說。

「咳，你該記得我告訴你關於A與B的那個故事吧？」

「怎麼會記不起這件傻故事呢！幸而他是完結了。」

「是的，還有一點，同時我整個的幸福因我的過錯而毀壞了。你歡喜我。可是主要

地我老是在說謊，我對於這點很慚愧，而且想解釋清楚。」

「啊，隨你的便吧，這可是沒有用的。」

「不要害怕吧，」他微笑地說。「我只不過是要為我辯解而已。當我開始講的時候

，我老是想更理智些。」

「爲什麼要理智呢？」我說，「這是不應該的！」

「是，我的理智錯了。在我的一切幻滅，我生活的一切錯誤以後，當我這次來到鄉間時，我已經決定了，在我不再有愛存在的，在我現刻只有一個決定我底生命的責任存在。很久我就想要了解我對於你所感到的那種情感，要知道牠會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我希望，同時也想逃脫。忽而我覺得你妖媚，忽而我又覺得你誠懇，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做的什麼東西。可是自從那晚以後，你記得我們那夜事在花園裏散步的時候，我害怕起來。我現在的幸福似乎是太了，太不可能了。好吧！如果我曾經是無結果地等待過牠的話，還有什麼再會到來呢？可是無疑地，我只是想到自己，因爲我是一個邪惡的利己主義者。」

他沉默起來，望着我。

「然而，我這說的一切，並不是開的一個笑。我可能而且應該害怕。我從你得到很多，而我所能給予你的是如此地少。你還是一個小孩子，一朵未放的花，你是第一次的初戀，而我……」

「好吧，請告訴我真話吧，」我說。可是忽然間我又害怕他的回答來。「不，不應該說的。」我加了一句。



「我以前戀愛過嗎，哎？」他說，馬上猜出了我的思想。「我可以告訴你，不，我不會愛過，我從不曾經驗到過像現在這麼的感情。……」忽然他好像記起一個苦痛的幻覺，「不，就是現在，我應從你的心得到愛你的權利。」他抑鬱地說，「所以，在開口之先，我就不應該想：『我愛你！』我給你的是什麼呢？愛情，這是真的嗎？」昔日。

「這還很少嗎？」我對他說，朝着他的眼睛望。

「這不多，我的朋友，對於你這太少了，」他繼續說。「你有美貌和青春！現在，

幸福常常使我睡不着，我夢想起我們共同的生活。我已經生活過很多，我似乎已找到幸福所必需的條件，在鄉下的甜美和孤獨的生活，附加與人為善的可能性。再加體操的工

作——因為他們還不會習慣於此事。之後，再加各種生產勞作，於是再有休養，自然由東西

書籍、音樂、對於鄰人之愛——此外我再也不想更大的幸福了。這兒，再加加一個像

你這樣的女朋友，也許作為家庭的客人，和人所可能希望到的一切。」

「對的，」我說。

「對於像我這已經過了青春的人，是的，不錯；可是對於你不成。也許你要尋覓一

種的幸福吧，也許你會得到的。不過現在我覺得這就是幸福，因為你愛我。」

「不，我只希望，也只愛這樣的家庭生活，」我說，「你恰恰說出了我的志願。」

他微笑起來。

「你相信這，我的朋友。不過對於你這太少了。你有你的青春和美貌，」他重複地說，沉思地。

可是我生起氣來，因為他不相信我，而且似乎是責罵我的美麗和年青。

「那麼爲什麼要愛我呢？」我用一個惱怒的聲音說。「因了青春，還是因了我自己呢？」

「我不知道，可是我愛你，」他回答說，同時用他注意和富有吸引力的眼光望着我。我沒有回答什麼，只是情不自禁地直望着他的眼睛。忽然我心裏有某種奇異的東西。最初我停止了觀看圍繞着我的東西，之後他的面孔在我面前消逝了；只有他的眼睛面對着我亮着，於是射進我的心裏，一切都融成一氣，我不能再看什麼。爲了要避免他的視線在我心裏所產生的這種恐懼和愉快的感覺，我不得不閉起了眼睛……

在定好要結婚那天日暮時，將近夜的時候，天色忽然亮了起來。在幾陣表示夏天要逝去的雨以後，第一次來了像秋天那麼明朗和清涼的黃昏。天是清潔、涼爽、蒼白的。我去睡覺，非常地幸福，想着明天我們結婚的日子，天將會是很美麗的。那天，我在黎明的時候就醒了。一想起「今天」已經到來了，我又驚又怕起來。我走到花園裏來。太

陽快要升起來，不時地穿進那已經黃了、脫了葉的菩提樹。小徑上已經佈滿了稀疏的落葉。那些稀疏的懸着山梨的枝椏，在寥寥的，被嚴霜打枯了的葉子間，紅了起來。天空壯丹花變縮了，黑了起來。第一次，霜在房子附近的，枯了的荊棘上，在蒼綠的草上，蓋了一層銀白色。在那清明涼爽的天空上，沒有一片雲。「這就是今天嗎？」我問我自己，不相信我底幸福。「未必這就是說，明天我將在一個生疏的屋子，在尼可爾斯可耶一間有圓柱的屋子裏睡來嗎？未必是我不必在黃昏時等他，不要再去會晤他嗎？而在夜裏我再也不必和加蒂亞談到他嗎？我再不必在波克洛烏斯可耶的客廳裏，和他一塊兒坐在鋼琴旁邊嗎？我再不必陪着他，在陰沉的黑夜裏我再不必害怕他嗎？」不過我又記起來了他昨天說過，說他是最後一次的來訪；我記起來了加蒂亞逼着我試穿結婚衣服，同時她告訴我：「這是爲明天穿的。」我相信了一會兒，但我重新又懷疑起這話來。「未必從今天以後我就要和婆婆住在一起，不再有納第達，不再有年老的格里哥里，不再有加蒂亞嗎？我再不能，在睡覺以前，擁抱一下我那老女僕嗎？我再不能聽到她依照她的老習慣揸着我說：『晚安，小姐』嗎？我再不能教蘇尼亞的書，和她一起玩要嗎？我再不能每天早晨敲她底房間的牆，和隔牆聽到她哈哈的大笑嗎？未必今天就使我對我自己生疏了嗎？未必新的生活——我底希望和慾望的實現——在我面前展開了嗎？這新的

「生涯是永久不變的嗎？」

我耐心地等着他，孤獨地懷着這些思想是很苦痛的。他很早地來了，就在這時我忽然地「解」了。今天我就成了他的妻子。而這思想已經不再令我可怕。

在晚鐘以前，我們到我們的教堂去，去聽爲我底父親所舉行的對於死者的祈禱。

「如果他現在還活着的話！」當我們走回到家來的時候我想，同時我倚在一個人前臂上。而這個人曾經是我思念的父親的最好的朋友。在祈禱的時候，我把頭垂向教堂門檻的基石頭上時，我生動地想像到了我的父親。我相信他的靈魂了解我，同時祝福我所選擇的人。我似乎覺得他的靈魂在我的頭上飛翔，我同時也覺得他對於我的祝福。一些回憶，一些希望，幸福和惆悵，在我的心裏混合成爲一種莊嚴和甜蜜的情感。這種感加深這靜止和冷清的空氣，這沉寂，這赤裸的田野，這蒼白的天——從這鬼影下來的軟弱的光芒，打算溫暖一下我的雙頰。我似乎覺得這位跟我一起走的人懂得和分担我的這些情感。他甜蜜地，沉寂地走着，同時，在我不時望着他的那個面上，表示出那在自然中，在我心裏所有的那種快樂或憂愁。

忽然間，他掉向我。我看到他是想跟我說幾句話。「他是否要說出我所想的東西呢？」我腦子裏想。於是他談起我的父親而沒有提起他的名字。

「有一次他跟我說：『娶我的瑪夏吧！』」

「如果他現在還在的話，他該是多麼幸福呵，」我說，更握牢了我所掛着的他的手臂。

「是的。你那時還是一個小孩子，」他說，朝着我的眼睛望。「那時我吻了這對眼睛，因為牠們像他的一對，同時我不會想到牠們本身是對我也如此地親愛。我那時把你叫做瑪夏。」

「請把我叫『德』吧！」我說。

「馬王我就要把你叫『德』了，」他說。「這只因為現在你是屬於我的。」於是他那沉靜的、幸福的、富有吸引力的眼睛盯着我。

我們甜蜜地在幾乎沒有走過的小徑上邁着步子，橫過踐平了的留有稻根的田野。我們只能夠聽到我們的步子和話聲。從山谷的這一邊到另一邊，一直到凋零的遠處的樹林，展開一片灰色的，留了稻根的田野。這兒，種田人無聲無息地用耙散開着黑色的田土。散在小山上的畜養看起來就在跟前。在另一邊，從花園的前面，一直伸展到花園的深處的我們房子那兒，那被秋天凍結了的田土，已經變得黑而又青綠了起來。沒有熱氣的太陽在一切的東西上面照着。在一切的表面垂着長長的蜘蛛的絲網。牠在我們的週圍，

在空中飛着，於是落在凍後乾裂了的田畦上，落在我們身上，落在眼睫毛上，落在頭髮上，落在衣服上。當我們談話的時候，我們的聲音回響着，好像是在這靜止的空氣中。我們頭上面迴留着，好像在這世界上，在這藍色的蒼穹下面只有我們兩個人似的。我們在蒼穹下，閃爍着，嬉戲着沒有熱的太陽光線。

「我也想把他們做『您』，但是我害羞起來。」

「爲什麼『您』走得這麼快呢？」我急促地說，聲音低得幾乎像私語。我不自覺地羞紅起來。

他放慢了步子，同時更溫柔，更愉快，更幸福地望着我。

當我們走進屋子去的時候，她的母親已經站在那兒，一些不可少的客人也都到了。那兒只直到我們走出教堂，坐上車子向尼可爾斯可耶走的時候，我不會面對着他。

教堂幾乎是空的。從一邊我看到他的母親，她是站在地氈上的。她站在那兒，還有兩個女人。加蒂亞戴着豔紫色緞帶的小帽子，眼睛裏含着淚珠，也站在那兒。還有第三個人呢，好奇地望着我。他呢，我沒有望着他，但我覺得他在我的身邊。我聽着祈禱的話句，我和聽着那些語句。可是在我的靈魂裏面，什麼回響也沒有。我不能祈禱，所以我用一對淡漠的眼睛望着聖像，望着臘燭，望着繡在牧師法衣上的十字架，望着聖龕上的三

疊垂簾，望着教堂的玻璃，而我什麼也不懂。我只覺得他傳達給我的心裏某種非常的东西。當那牧師，手拿着十字架，掉向我們，恭賀我的時候，他記起他曾經加過我的洗禮，同時說上帝准許他又來爲我證婚。加蒂亞和他的母親擁抱我們；同時我們聽到格里哥里爲我們喊車子的聲音。我驚奇起來，害怕起來：一切都完成了；以前侵入到我心裏的那種奇怪、類似神祕的感覺，現在在我靈魂裏什麼也沒有了。我們兩人互相擁抱着，他和我，他的吻對於我們的感覺是如此地生疏。「這就是一切嗎？」我想。我走到前廊上來，以重輪的響聲在教堂的拱門下響着。新鮮的空氣削着面皮。他戴上他的帽子，扶着我坐進車裏。

在車門邊我看到月亮被一個光輪圍着。他坐在我的身邊，把車門關上了。有一種東西咬着我的心。他做這件事那種有把握的樣子，使得我感到受傷害似的。加蒂亞叫起來，以至於我蒙住頭。車輪在石子上吱格吱格地響着，之後就走上了路。我們就走了。踏伏在一個角落裏，我在玻璃後面望着遠處清朗的田野。那似乎要從寒冷中逃開的路，反射着月光，沒有看他，我就覺得他在我的身旁：「怎麼的！這就是我所迫切地等待着的那個時刻，所能給予我的一切嗎？」我想，同時我覺得頭對着頭地坐在他的身旁，我是屈辱的，受傷害了。我把頭掉向他，想跟他談一件事，可是我說不出一句話來，好像我

心中的那種溫柔的愜感，已經被一種侮慢、恐懼的情感所代替了似的。

「一直到此刻我還不相信，」他低聲地回答着我的視線。

「是的，不過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害怕，」我說。

「你害怕我嗎？親愛的朋友？」他問，拿起我的手，同時把他的頭靠在這手上。  
我的手在他的手裏變得無力起來。我的心冰凍了。

「是。」我含糊地說。

「真是正在這時，我的心跳得很厲害，我的手抖起來，牽着他的手，我發熱；我的眼睛在模糊中搜尋着他的視線。忽然間我覺得更害怕他；我覺得這恐懼是新的愛情，比以前更溫柔，更強烈。我覺得我是完全屬於他的，同時對於他在我身上有權這事，我感

直到幸福。



第

二

部

那些日子，那些星期，兩個月的鄉下生活過去了，我們不知不覺地過去了。然而，在這兩個月內，有足够的情操，足够的感動，足够的幸福，來充滿這整個的生活。關於我們鄉下生活的組織，他的夢想和我的夢想，比我們原先所想到的完全變成了兩樣。可是我們的實生活並不比我們的夢想壞。現在沒有那嚴謹的生活，沒有那責任的履行，沒有自我和犧牲，爲了別人，如我在當未婚妻時所想像的那樣。相反地，現在只有互相愛的那種自我的情操，被愛的慾望，無限的連續的快樂，和對於整個世界的忘記。真的，有時他有事要到辦公室去，有時他有事要到城裡去或田莊上去；可是我看得出來，他離開我頗要花一點氣力。後來他肯定地對我說，一切地方，只要我不在那兒，他覺得是如此地愚蠢，以至於他自己都不懂得，爲什麼人們會對於那種地方發生興趣。我也同樣地感覺到。我念書，我彈琴，我跟婆婆做事，我爲學校做事，可是只做這幾樣事而已，因爲這每一件事都跟他有些關係，同時能得到他的稱讚。可是如果工作沒有思念他的想頭夾在其中的話，那末我的手就軟了下來，同時想起來也覺得奇怪：世界上除他以外，還存在有別的東西。這也許是一個很壞的，自私的惡想，可是這惡想給我一種幸福之感。

，一種超乎一切之感。他單獨地爲我而存在着，我把他當作人類中最好的人，最純潔的人；這正是爲什麼我除了他以外，不能爲任何人而生活着。而他把我也認爲是最好的婦人，同時把所有可能的德行都加到我的身上。我就在這人類中最好、最有名的一個人眼中，儘量做出像那麼樣的一個婦人。

有一次當我正在祈禱的時候他走進我的房間內來。他坐在桌子旁邊，爲的是要不打擾我，同時翻開一本書看。可是我似乎覺得他在看我，我於是就掉過身。他微笑起來。我也微笑起來，不能再繼續做祈禱。

「你的禱告已經做完了嗎？」

「是的。」

「繼續做吧。我出去。」

「我希望你也祈禱好嗎？」

「他不想作回答就走出去，可是我拉住了他。」

「我底朋友，我請求你跟我一塊兒做禱告。」

他來到我的旁邊，笨樣子地垂着他的兩臂，面孔很嚴肅地，猶豫地做起禱告來。他不時把頭掉向我，要在我面上找出稱讚和幫忙。當他做完了以後，我笑起來，

鬆了他。

「老是一套！好像我還只十歲一樣，」他說，面紅起來，同時動着我的手。我們的屋子是一間腳下老房子。在這裏面我們崇敬傳統，在這兒住過好幾代的人而且互相相愛着的。這家裏的一切優美的、誠實的記憶跟什麼都脫離了關係，而自從我進門以後就完全成了我個人的。

這家務的管理和秩序，全是由泰第安娜·塞米翁洛烏娜依舊習慣來主持的。

我們不能說，一切是雅緻和美麗的，不過在量方面說來，從僕人一直到傢具和盤子，一切都是很整齊、結實，正確，和引起人的敬仰。在客廳裏，傢俱和畫像都是排得很相稱的，地氈和走廊都是配着嵌木細工的地板的。

在大廳裏有一架舊的鋼琴，兩架樣子不同的舊玻璃廚，一些長椅子，和嵌了花的一些小桌子。泰第安娜·塞米翁洛烏娜花了一些工夫為我佈置的工作室。有美麗的，種種體裁不同的傢具；在這些東西之間，有一個舊的，懸在窗間壁上的照身鏡。起初我看牠的時候覺得有些糊塗，可是不久，牠成為好像是我的一個老朋友。我們聽不到泰第安娜·塞米翁洛烏娜，可是整個的屋，雖然有不少的僕人，進行得好像是一隻有規則的機器。所有的僕人都穿着託俄的便鞋（對於泰第安娜·塞米翁洛烏娜，是底的發格聲和足跟的

響聲是世界上最好聽的東西），他們似乎對於他們的職務很驕傲，在老女人面前顯赫，而在我和我丈夫的面前，則用保姆那樣的溫情望着我們，好像他們感到一種特殊的愉快才對我們關心似的。每星期，很有規律地，人們洗一回嵌木細工地板，和刷一次地盤。

每月十六號我們舉行一次用水祝禱的宗教儀式。在泰第安娜·塞米翁洛烏娜的生日，和她兒子的生日那天（和我在這秋天過的第一次生日），我們給整村人一個大的宴會。這種宴會從泰第安娜·塞米翁諾烏娜能記憶起的時候起，是不曾中止過一次的。我丈夫不大管家務，他只看顧田莊和農民們的事，而這使他忙的很。就是在冬天，他都起身得很早。我每一醒來時，總看不見他。平常他只在吃茶的時候才回到家來——我們總是兩個人單獨在一起吃茶的——而且總是在同一的時候來。在莊稼的許多麻煩和費心思的事以後，他總有着一種特殊高興的心情。這心情我們叫做「狂野的快感」。

常常我要求他告訴我他在上午所做的事；他于是就說一大堆的廢話，以至於我們都哈哈大笑起來。有時我要求他講嚴肅點的故事。他於是就豎起眉毛，作假正經地來講。我望着他的眼睛，他那動着的嘴唇，而什麼也不懂。只要望着他，聽着他的聲音我就快樂。

「被！我講的什麼東西？請你重講一次好嗎？」他說。

可是我什麼也宣講不出來。我覺得真有些氣，他居然能對我講一些既不關於我，也不關於他而關於德三的東西。我不是對於他所講的一切毫不關心的麼？

只有好久以後，我開始懂得了一點，開始對於他的工作感到興趣。

泰第安娜·塞米翁諾烏娜在吃晚飯以前總是見不到的。她一個人單獨地吃茶，同時找別的人來問我們一聲日安。在我們這無窮幸福的親密中，這種適當的，正確的關心似乎是如此奇異，以至於我常常對於侍女帶來的那句問候，不得不忍住笑。她把這隻手盞在那隻手上，用徐緩的聲音報告說，泰第安娜·塞米翁諾烏娜「命令我問你們的消息，你們昨天散步後是否睡得很好。關於她自己，她命令我告訴你，她一整夜筋骨有些不舒服，一條獵狗兒在村裏叫，使得她睡不着。她還命令我問：你們的糕餅今天是否還有，同時請求你們注意，糕餅不是由塔拉斯來做，而這是第一次的試驗，由尼可萊做的。她做的並不壞，尤其是小帽形糕。可是她總是讓糕餅烤的太老了。」除了吃晚飯的時候以外，我們不常在一起。我孤獨地玩要着，讀着書；他寫東西，或者出去；等到吃晚飯的時候，將近四點鐘，我們總在客廳裏會在一起。婆婆從她的房間裏出來，後面跟着傭人或者旅客；因為在這屋子裏老是在住着兩三個客人的。每天，很按規律地，我的丈夫，按照他的老習慣把手臂伸給他的母親扶。可是她要求他把另一條手臂給我。很按規律

地，我們每天在門裏播着「吃晚飯的時候，我的婆婆總是坐在主位上，而談話總是很合理的」這類的話。一些則庸庸碌碌。我和我底丈夫的簡單的談話，總能打破這與社會的嚴肅性。那時在冠宇和母親之間起了「甚麼爭論」，我特別喜歡這些爭論和撒謊。因為在這之中很靈敏地說明事並變着他們誇大的荒謬溫柔的感情。晚飯後，婆婆就坐到我底桌邊。我裁縫她新接的書頁。我們靜靜地讀着，或者坐到大鋼琴旁邊的長椅子上去。在這時候，我們引起讀得很多。可是音樂尤其是我們最喜歡的最大的樂事。他有一次在我們的心裏拌動去根新的琴絃。同時我們就互相彈着琴。當我彈着他最喜歡的曲子時，他底坐落稍遲，對長椅子上，我幾乎看不見他。他以一種不安的樣子，想隱藏起音樂。他身處所起兩眼像淚，是常常在他沒有着意到時，他從鋼琴站起來，走向他，打算抓住他，而止猶疑的痕跡。而地那裏那種獲得精神光和圖畫。他底要儘量隱藏起來。但是沒有效果。當我懶在裝飾室裏的時候，婆婆常常想到我們這兒來。可是，無疑地，她害怕煩着我們。而有時，她沒有看到我們，她帶着嚴肅和憂慮的表情，走過談話室。不過我知道，她不會離開這地方。立刻就快步地回去了。晚飯在那間大客廳裏敬茶，這一家人於是又坐倒桌子旁邊。這在暖室裏的音樂，須排着杯盤，使得我總塗兩好久的。我老是覺得我對於這種樂事不勝其感。我本空着，太玩皮，而不適宜於來

轉動這座大暖茶壺的蓋，來把杯子放在尼吉塔的盤子上，說：

「這是給比得·伊凡諾微齊的；這是給瑪利亞·密尼齊娜的」，或是問：「糖够了嗎？」

同時把那些糖塊交給那個年老的女僕，交給其他的老男僕人。

「好，」我底丈夫常常加上一句，「像一個大人一樣！」

於是我就更糊塗起來。

在吃下午茶以後，我的婆婆就玩派細昂斯（註）或者懸瑪利亞·密尼齊娜對她算命，之後，她就擁抱我們去祝福我們，於是我們兩人就回到我們自己的房間去。我們差不多老是單獨地在一起，一直到將近午夜的時候。那是我們最愉快的時刻。他對我講他的過去。我們作了一些計劃。有時我們還談起海運來，總是用着很低的聲音，為的是怕人們在樓上會聽到我們，怕泰第安娜、塞米翁諾烏娜、她老希望我們早睡——在睡夢中想起我們。有時我們餓了，我們就輕輕地走到碗櫃那兒去。因了尼吉塔的護衛，我們得到了一點涼湯；在我們的工作室內，我們在——孤獨的光下吃。在這間古老的大房子裏面，我們生活得像生疏的人一樣。在這房子上面是飄着一種古時嚴肅的和泰第安娜·塞米翁諾烏娜的風氣。不僅僅是她，就是那些僕人，那個老女僕，那些傢具，那些圖畫，都

註：Pancha，一種獨個兒玩的紙牌戲。



引起我的尊敬，引起我的某種畏懼，引起我的自覺，非覺得我們在這兒不能完全隱蔽，當我向我們四週一看時，我覺得我們應該有非常謹慎的舉止。

當我想起這的時候，我現在就懂得連繫着我們的這種秩序是多麼地不方便，不痛快。我們房子裏這一大堆懶散和好奇的人羣也是一樣，不過這種拘束更加强了我們的愛憐，不僅僅是我，他也是如此。我們很謹慎地不顯示出我們所感到不愉快的東西。相反地，他甚至於似乎是要掩飾些不好的東西。我婆婆的從僕，德米特里·西特洛夫，是一個頂好抽煙的人，每天吃了晚飯以後，當我們在談話室時，他總是按規律地走到我丈夫的房間裏去，從他的煙盒裏取出煙草。塞爾珪·密哈洛徹齊向我走近來，真使人又怕又喜歡。他眯着眼睛，做着手勢，把德米特里·西特洛夫手指給我看看，這個大點也不懷疑我們敢疑過他的。當德米特里·西特洛夫沒有注意到我們，他自己退回去的時候，很高興以爲一切都過去了。這時我的丈夫，像在一切同樣情形之下一樣，說我可愛，於是就擁抱我。有時，這種鎮定，這種寬容，這種對於一切不稱妥的態度，使我很不高興。我不曾在我身上發現到同樣的情形，因此我認爲他這態度是一個弱點。這好像一個孩子，不敢表示出他的意志。——我想。

當時，我的朋友，有一次當我對於他這舉動表示驚奇的時候，他回答說：「一個





西——這思想使得我羞愧，使得我悔恨。而時間也直往前流，雪花一層一層地圍着房子的牆，我們相互之間老是那個老樣子。但是在那兒，在某一塊地方，在華麗和鬧熱中，活着一羣人，不會想過我們，也不會想到過我們的生存，而我們是從他們中來的。對於我最糟的是我覺得，習慣以一種固定的形式每天將鎖着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感情變得更少自由，而只有屈服到有規則的、無時間觀念的程序之下。早晨對於我們是愉快的，——放好些吧！——我對我自己說。——放好些和誠實地生活着，是再好也沒有的，正如人們所說的一樣，可是，要過這樣的生活，我們的時間遠儘多着呢，怕有某種東西，我實際上還有精力爲他而生活着的。——我需要某種別的東西，我需要關乎，事實上，情感在我們的生活中心牽着我們，而非生活主宰着情感。我希望和他一起走近那個深淵，同時告訴他：——我還有需要活動的情緒，但這點在我們平穩的生活却是無法滿足的。——他，面亂發白，在那深淵的邊緣上，用他那有力的手臂抱着我舉起在這深淵的上面，以至於我底心停止了跳動，而他就把我抱向他所願意去的地方。

這情形甚至於影響到我的健康。我的神經開始混亂起來。有一天，我覺得比平時不太舒服，他從辦公室回來，心情很不大好，——這是在他是不當心的時候我馬上感到這有點，於是就問他什麼原故，可是他不愿意告訴我，而閃避自己說：——這不值得麻煩，

「後來我知道了：區警察長曾經傳訊我們的農夫們，而他和我的丈夫素來不友好，所以向他們要求一些不合法的東西，而且還威脅他們。我的丈夫不能夠認為這件事只是可笑和可憐就算滿足；他惱怒起來，這正是爲什麼他不和我談起這件事的緣故。不過，我似乎覺得他不願意和我談起這件事，乃是因爲他把我當作一個小孩子，不能够了解他所作的事情。我從他掉轉身，我沒有作聲，同時命令着去請和我們同住的瑪利亞·密尼齊娜來吃茶。吃了茶以後——我特別地吃得快——我請瑪利亞·密尼齊娜到躺椅上坐，并用很高的聲音告訴她一些與我毫不發生興趣的慘事。他在房間內踱着，不時地望望我們這些視線，我不知道爲什麼，使我起了如此的映象，以至於我要一直談下去。甚至於還笑起來。對於我所講的一切話，和瑪利亞·密尼齊娜所講的話，我覺得都很滑稽。沒有跟我說一句話，他走進他的小室裏去，而且把門兒關上。當他的步子聲音一消逝，我就愉快的心情就活躍起來。因此瑪利亞·密尼齊娜很驚奇起來，問着我發生了什麼事。沒有回答她就坐到沙發上，要哭出來。」

「彼士他在那兒要想像這件慘事呢？我想某種他所認爲重要的傻事吧。如果他要把這事告訴我的話，我將證明給他看這全是些假東西。不，他不認爲我有了解這事兒的必需。他是必需地要用他底莊嚴的沉靜來屈辱我，要老是有理由來反對我。正是因爲這一點我才感到煩膩，我才感到空虛。我才希



這事告訴你：兩個農人到城裏去了……」

那過我不讓他說完。我……

「爲什麼你聽他講的時候……」

「天賦告訴你將點無聊的事……我那時是眼瞇瞇的。」

「不……那時候你應該告訴我。」

「爲什麼呢……」

「不爲什麼你要以爲我對誰都不能夠信任……」

「我以爲怎麼樣？」他說，扔開了他的筆。「我想，沒有你我是不能生活的。整個

地說起來，你不僅激動了我，而且激發了世間的事……這是全權的事蹟……」

「我只提爲你而生活。一切我似乎覺得都是好的，這完全是因爲你在這兒，于你

我應該是……」

「這事我知道，我是一個剛愛上的孩子……」

「好聽……」

「好聽……」

「好聽……」

「好聽……」

「好聽……」

「好聽……」

「好聽……」

我把全部的話說出來似的。「你如何來判斷這事情呢？」

「我現在不願了，」我回答說。雖然我想要聽他的講話，可是毀掉他的安靜我倒是很高興的。我不願意來玩弄生活，我要像他那樣地活着。

在他那能够很快地反映出一切的面土，很緊張地顯出一種苦惱和一種勉強做出來的注意力。

「我要跟你平等地生活着……」

可是我不能够把話說完。一種極深沉的憂鬱在他的面土閃亮了起來。他沉默了十會兒。

「不過爲什麼你不作爲我的一個同等者來生活着呢？」他說，「因爲這是我，而不是你，弄得跟警察長和吃醉了酒的農夫們糾扯不清呀……」

「不僅僅是這事，」我說。

「天啦，請你了解我吧，我底朋友，」他繼續地說。「我知道，因爲爭論的關係，我們走到了一個困難的境地。我生活過，而且我知道生活，我愛你；因此我就不得不使你從這些麻煩中解脫開。我的生活就是爲了這，爲了愛你。因此請你不要阻止我這麼地生活吧。」



「你老是有你的理由，」我說，沒有望他一眼。  
我惱怒起來，因為在他的感覺裏老是清楚明白和安靜的，而我呢，我感到某種騰不起和類似悔恨的東西。

「瑪夏，你要什麼？」他說。「問題不在我有理由與否，或是你是否有理由，而是完全另外一件事：你為什麼來反對我呢？不要馬上就說，請想一想，之後再請告訴我你所想的一切吧。你對於我不滿意，當然你是有理由的。不過，請讓我了解，我的錯誤是在什麼地方。」

可是我怎麼樣能把我的靈魂打開給他看呢？

他是這麼清楚地，忽然間地了解我，我在他面前又成了一個孩子，我什麼也不能借說。這一點他也看得出來，同時也料想得到。這些事實使我更爲激動。

「我沒有什麼東西反對你，」我說，「很簡單地，我是膩了，而我也不希望使我倦膩下去。不過你說應該如此，而你又重新地有理。」於是，我望着他。

我已經達到我的目標，他的安靜態度消逝了。恐懼和衝動在他的面註出現後。

「瑪夏，」他用一個低聲而被激動的聲音說，「我們現在所作的事並非是開玩笑呀。罪惡決定點的是我們的生活。我要求你不要回答，只靜聽我的話一下。爲什麼你要使

我滿若妮沒時長與

「可是我打斷了他的話頭，」

「你怎麼知道你是海理由的，最好請你不要講，你聽是兩理由的，我說這好像這不

是我在說話，而是這個惡意的精靈在我的重要說話中做這事。

「假如你知道你所作的一切的話，」他用一個顫抖的聲音說，「那我也不會感到奇怪。

我探起頭，可同感我覺到得着發覺他坐在我的桌旁，沒存任何聲響對於他很難過，對

於我很發覺，對於我厭倦的批評，聽不起，我發瘋有看他。我對這覺得這時他是很驚愕地

或般應他，這發覺他聽過這事，下個個甜聲，柔和，懇求原諒的視線在注視着我。我拿起

非他的手，對他說：

「你怎麼知道這事，我怎麼知道這事，我怎麼知道這事。」

我全然是做這事，可是我是知道這事的，我怎麼知道這事，我怎麼知道這事。」

「那有什麼關係，我問。」

「這就是我們應該到彼得堡去；在這兒我們目前沒有什麼事幹。」

「那怎麼能說；因為你希望這事，我怎麼知道這事。」

「他圍着我，轉圈地說。」



忍耐着，我們穿過所有的房間向餐廳走去。在這兒，我們停着，我們既然地笑起來。

兩星期以後，在生日之前，我們已經是在彼得堡了。

## 二

我們到彼得堡去的旅行，有一星期是在莫斯科過的。他的親戚，我的親戚，我們新居的佈置，那些新的地方，那些新的臉孔，一切過得像一場夢一樣。這一切是如此地多樣，如此地翻新，如此地歡快——這一切是因他的同行，他的愛，如此溫暖地，如此光輝地明亮起來，以至於那段鄉下平和的生活，使我覺得好像是一種遼遠、淡漠的東西。使我非常驚奇的是，我所預料的那種社會人士的驕傲和冷淡不但沒有，而且所有的人竟以一種同情心和愉快來接待我們（不僅那些親戚們，而且甚至于還有那些不認識的人）。而且那同情心和愉快是如此地自然，甚至於人們說，所有的人都思念着我，而且只有等待我才能感到幸福。另外對我的——件驚奇是：在我所認為最好的社會圈子裏，我底丈夫有許多認識的人，這些人一點也沒有會告訴過我。常常，我很驚奇，而且也苦痛，從他底口中聽到關於我覺得是那末好的一些女人的嚴厲批評。而且我還不懂得他對於她們的那種冷酷態度，和時常故意避開許多熟人——認識他們對於我似乎是一種榮幸。我覺得

，認識那些誠實的人是越多越好。而所有的人我似乎覺得都是好人。

「你看，當我們在那兒住下來以後，我們將要這樣地辦理。」在我們離開鄉下以前他對我說。「在這兒，我們都是些小小的克勒蘇斯註。可是在那兒，我們將一點也稱不上當的。這正是爲什麼我們不能在城裏，直住到復活節的原故。而且我們得放棄走進社交界的念頭，否則我們將會沉落下去的。同時爲了你，我也不願

「爲什麼要入社交界呢？」我說。「我們只到戲院裏去，我們只看看親戚，我們只聽聽歌劇和好的音樂，而且早在復活節以前我們就可以回到鄉下了。」

但我們一來到彼得堡以後，這一切計劃就全被遺忘了。我完全覺得到了一個新的、幸福的世界上我是被許多的快樂所陶醉了；許多新的興趣顯示給我，以致於忽然間，雖然是不知不覺的，我又否定了我全部的過去，我全部已經作好了的決定；這當然由于幼稚的源故；然而現在，他是真正的生活！還有什麼沒有發生的呢？——我想。在鄉下苦惱着我的那種不安和無止境的倦膩，現在全沒有了，突然得好像是應用了魔術似的。我對於我底丈夫的愛變得更加安靜；在這兒，我從來不做夢也不再問我自己他是否愛我。而我也不能懷疑他的愛情了。我的每一個思想會立刻就被他了解；我的每一個情緒會立刻

就被他分担；我的每一個慾望會立刻被他滿足。他的沉靜在這兒是消逝了，或者至少是  
不再使我惱怒。此外，我還覺得，除了他以前對於我的愛情以外，他在這兒還帶着獨立  
有時像狼狽頭七次拜會以後，在翻認讓了朋友以後，來偷我個家裏，晚會以後，我執行而  
我注籍的職務，漸漸戰抖，益害怕，錯事，他確說：「可咳，我處心實想，想好，想不要。」  
怕把這道真話！爲於惡我就非常，想幸福。

我們一到不覺得，保以，發否，他就寫信，縮他，母親，同，當他，我，附，上，幾，句，話，隨，他，手，  
不讓，我，隨，他的，信，其，難，疑，地，因，子，遂，原，故，道，我就，強，着，要，看，於，是，我，講，到，注，一，個，選，看，不，出，現，  
夏，我自，也，能，看，來，出，來，外，他，從，伴，麼，地，方，得，來，這，可，愛，我，遠，安，雅，這，穩，重，這，穩，重，這，穩，重，  
於，這，社，交，的，精，神，和，途，訪，呢，而，在，她，本，身，的，這，切，切，她，隨，地，隨，地，隨，地，隨，地，隨，地，隨，地，隨，地，  
有，的，人，都，被，她，迷，住，了，我自，也，能，呢，我，崇，拜，她，如，果，可，能，隨，地，隨，地，隨，地，隨，地，隨，地，隨，地，  
這，切，切，阿，阿，我，原，來，是，這，樣，阿，阿，我，想，於，是，我，變，得，快，樂，極，了，好，極，了，我，似，乎，覺，得，更，愛，他，  
。我，從，我，的，友，人，們，所，得，到，的，成，功，對，於，我，是，完，全，出，於，我，意，料，之，外，隨，地，隨，地，隨，地，隨，地，隨，地，  
，說，是，我，特，別，討，到，子，位，叔，叔，的，歡，喜，另，外，這，幾，天，交，談，一，位，姊，姊，愛，我，着，我，也，愛，着，她，  
個，人，說，在，彼，得，沒，有，這，個，姊，姊，能，够，趕，得，上，我，這，樣，這，樣，這，樣，這，樣，這，樣，這，樣，這，樣，這，樣，  
有，二，個，難，題，那，就，是，成，爲，社，會，主，義，被，人，這，樣，的，一，個，婦，人，若，要，擔，負，夫，的，表，妹，，公，主，

：她已經是一個最年青，善於社交的婦人了。她忽然間對於我着了迷，向我說下一些最欽慕的話，使得我的頭都昏了。當這位表妹第一次請我去跳舞，同時對我的丈夫談起了這事時，她用一個幾乎看不見的、玩皮的微笑問我：是否願意去。我低下頭，作爲同意的表示。於是我覺得臉紅起來。

「她答應她所願意的事總是像一個罪人一樣。」他帶一個幸福的笑說。

「然而這是因爲你呀。你知道得最清楚，說我們不能走進社交界裏去，你甚至於還不喜歡這種事。」我帶着一個微笑和懇求的眼光說。

「如果你喜歡這種事的話，那末你就去吧，」他說。

「真的，最好是不去。」

「你願意嗎？非常願意嗎？」他又重新地問我。

我沒有回答。

「社交界還不是一件極大不幸的東西，」他繼續地說，「不過，不能滿足的社交的慾望倒是一件壞和邪惡的東西。進去是絕對必須，所以我們就進去，」他決斷地下着結

論。

「老實對你講，我對於社交倒不及對於這個跳舞會的慾望大。」

我們去參加了那個跳舞會。我所得到的快樂，超過了我所有的希望。在那個跳舞會中，比以前還要超過，我感到自己成了一個中心；在週圍，我似乎覺得，一切都是完全爲我而活動着的。這大廳爲我而光耀着，音樂爲我而奏着，同時這一大羣人也是爲我而來的。漸有的人，從修髮師和侍女起，一直到舞女和老人們——他們在這大廳內轉動着——似乎是要讓我聽到：他們都是喜歡我的。關於我在這跳舞會的一般批評——他的表妹後來告訴我的——說是我全不像其他的女人，說是我有某種鄉村的、樸素的、迷人的特點。這成功是使我如此地得意，以至於我很坦白地對我的丈夫講，說是在一年以內我還要參加兩三個跳舞會，好使我再痛快地滿足一次，——我加上這麼一句，來平復我底良心。

我底丈夫很樂意地贊同了這一點。在起初的幾次，他帶着很明顯的快樂感陪伴着我，同時對於我的成功很高興，而且還顯得忘記了，或者否定了他以前所說的一些話。——之後，他很明顯地開始對於我們所過的這種生活厭膩起來。不過這對於我的關係很少。就是甚至於當我注意到了他那注意的和嚴肅的視線，若有所詢問地盯着我時，我也不能看出他的意思。那些所有看到過我的人，我似乎覺得，對於我有一種愛好。牠意外地激動着我，我被牠所昏眩了。我被這種文雅的空氣所眩住了。我被我在這兒有生第一



次所呼吸到的愉快和新奇所眩住了。忽然間，他使我頹喪的那種影響也都沒有了。我對於他是如此地喜歡，不僅是因他把我當做同等看待，同時還因為他把我在這社交圈內抬得比他還高。因了這原故，我更愛他，而且是用一種絕對獨立的態度愛他。以至於我不能了解他對於我在這社交圈中的不滿。我對於我自己已經感到一種新的情緒，一種自傲和自滿的情緒，當我走進跳舞會時，所有的眼睛都向我，而他在那衆人面前顯露出我是我的佔有著而感到害羞，很快地在黑衣服的人群中不見了。——這舞會兒！當我向那大廳的頭，尋索着那對眼睛，而他自己沒有覺到而有時還倦膩的時候，我常常想，——「等一等呀！我們回到屋子裏去吧。你將會懂得而且會看得見，我是爲了誰才如此美麗和光輝的，我是在這晚上圍繞着我的人羣中喜歡誰的。」我很直率地相信，我的成功不是爲了我個人的快樂，而是爲了奉獻這成功與他。這社交的生活使我唯一討厭的事，我想，就是我有被我在這社交界所遇見的人中之一人所影響的可能，和我丈夫的嫉妬。是可也對於我有如許的信心，他顯得如此地泰然和不在乎，所有的年青人顯得是如此地不及他，所以我在這社交界中唯一恐懼的危險，並非是這麼厲害。然而，這麼多人的注意，使得我愉快，提高我的自尊心，使得我想到，在我對於我丈夫的愛情中還存在着某種價值。因此我對於他的行爲更大胆，更不在乎了。

「我呢，我注意到你跟N夫人的談話是奧緻太好了，」我一天從跳舞會回來時跟他說，用一個指頭威嚇着他；我指的是彼得堡很馳名的一位淑女。跟這位夫人，他在這晚會上談過話。我提起這件事為的是要觸動他；他是特別地憂鬱和倦膩。

「啊！爲什麼你要說這話呢？你常常說起這類的事，瑪夏！」他說，緊咬着牙齒，繃着眉毛，好像他身體上有什麼不舒服似地。「像這樣我們是太不相合了。這類事讓別人去作吧。這類關係會毀壞了真理——真理，我希望，是會水落石出的。」

我難爲情起來，沒有作聲。

「真理是會水落石出的吧，瑪夏？咳，你覺得怎麼樣呢？」

「牠並沒有消滅，而且也永不會消滅的，」我說，事實上我也是覺得如此。

「但願如此！」他說。「我相信，現在已經是我們回到鄉下去的時候了。」

可是他并不只一次的用這種調子跟我說；一般地說起來我覺得他是跟我一樣地滿足了。我是幸福和愉快的。「如果他有時是膩了的話，」我安慰我自己，「那末相對地我對於鄉下也膩起來。同時，如果我們的關係稍爲改變一點子的話，那一切奴才重新地回轉來的，當我們在夏天單獨地又和泰築安娜、塞米翁諾烏娜住在我們尼可爾斯可耶的屋子的時候。」

這麼着，冬天過去了，我們一點也沒有覺察到。跟我們的計劃恰恰相反，復活節的那個星期我們是在彼得堡過的。

復活節過後的那個禮拜，我們已經準備着離去。我的丈夫買了許多的禮品，種種的夥伴，和要在田地上栽種的植物。他的心情是特別的溫柔和快樂。我們的表妹，忽然不意地到來了。她要求我們住到星期天，以便去參加B公爵夫人的晚會。她說B公爵夫人渴望着我參加，說N大公爵。現在在彼得堡，希望能認識我，說他要參加那個晚會完全是爲了這件事。說他曾經談論到我，說是我乃俄羅斯一個最美麗的婦人。所有的人都應該去參加。一句話，我不去是可惜的。我的丈夫在客廳的另一端。他跟一個什麼人在談話。

「咳，瑪夏！那末你來吧？」她說。

「我們後天就得回到鄉下去的，」我猶疑不決地說，同時對我的丈夫望了一眼。我們的眼睛互相碰着了，他很快地掉頭過去。

「我勸她住下來，」他的表妹說，「我們在星期日將會快樂得連頭都要昏的。哦？」

「這會推翻我們的計劃的，我們連行李都已經打好了呀，」我說，已經打算讓步了。

「不過，她最好今天晚上去拜會那位大公爵，」我的丈夫在房子的一端說。他的聲

香是含著的，愠怒的，我已經聽得很慣的了。

「啊！他在吃醋？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表妹帶着笑說。「可是，塞爾珪·密哈洛微齊，我並不是爲了那位大公爵而請求，而是爲了我們大家自己呀。大公爵夫人要見她呀！」

「那末，這要由她自己決定，」我的丈夫冷冷地，之後就走了去。

我發現他比平時衝動得厲害。這使我不安，所以我什麼也沒有答應他的表妹。她離去以後，我就走向我的丈夫。他沉思地走來走去，一點也不會注意我是如何地用脚尖走了進來。——他已經在夢想着他在尼可爾斯可耶的美麗房屋，「我望着他，心裏想，「和他那明亮的客廳裏早晨的咖啡，他的田地和農民，在小室裏的黃昏，以及晚間神祕的晚餐。不！」我對我自己說，爲了他高興的不安，爲了他甜蜜的愛撫。」「我將放棄所有的一些社交舞會和那些大公爵們的恭維。」「我想告訴他我將不去參加那舞會，不到那兒去。這時他忽然看到了我。他繃起了眉毛，他面上那種沉思和甜蜜的表情馬上不見了。他的視線馬毛又現出那種保護人式的狡猾、懂事和有所主張的表態。他不希望我簡單地看到他是一個人在我面前，他應該是站在台基上的一個半神。

「有什麼毒，親愛的朋友？」他不在意地問我，把頭掉向我，很泰然地。

我沒有回答。我很生氣他對我不坦白，他不願顯得像我愛他的那樣。

「你想去參加禮拜天的晚會嗎？」他問。

「我想。但這使你不高興，而且行李又都打好了，」我加了一句。他從沒有像這麼冷漠地望着我過，也從沒有像這麼冷淡地跟我說話過。

「我在星期二以前不會離開的，同時我將下命令把行李打開，」他說，「因此，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就可以去。去吧，使我高興一下呀。我不會離去的。」

正如平時他激動起來的時候一樣，他開始在房間內不規則地走來走去，也不望我一眼。

「真的，我懂得你了，」我說，停在我原來的位子上，把視線跟着他。「你說，你老是鎮定的（他從來不會說過這話），為什麼你要這麼奇怪地和我說話呢？我已經準備為你而犧牲這快樂，而你，帶着譏諷的神氣，就從不接受我的意見；你居然要求我去！」

「哎，怎麼樣呢？你犧牲你自己（他特別着重這幾個字），而我，我也犧牲了我自己呀。還有什麼更好的呢？爲了要顯得寬容大度而掙扎。在結婚的幸福中還應該有什麼呢？」

這是第一次我聽到他講出如此譏諷和惡意的話。他的揶揄並不使我羞慚，並不傷害

我；而他的挑戰也並不使我害怕，不過引起我的反感。

「在我們關係之中，未必他老是害怕直率而簡單的話句嗎？未必他是講那種話的人嗎？爲什麼呢？真的，因爲我要向他犧牲一種快樂，同時對於這樣犧牲我看不出什麼好處。因爲在不久以前我了解了他，和那麼地看他！……我們的腳色是變了；他避免一切直截了當的話語，而我却追尋這類的話語。」

「你變得很多了，」我說，歎着氣。「我對於你犯了什麼過錯呢？這決不是那晚會。在你的心裏一定有些很舊的事情來反對我的。爲什麼你不放誠懇些呢？在以前，你怕我是多麼害怕不誠懇呵。請明白地說吧，你有什麼反對我呀？」——他將要說什麼呢？我想，很滿意地記起，在這個冬天他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責備我。我走向房子的中殿，使得他能很近地走過我身旁，同時我望着他。——他走過來，擁抱着我，於是一切都完了，「我對我自己說，我甚至於還很懊悔，不能證明出來他錯誤到了什麼田地。可是他在房子的一端停下了，同時向我望。」

「你總不會了解的嗎？」他說。

「不會的。」

「好吧！那末我告訴你吧……我厭煩了，第一次我對於我所感覺到的東西厭煩了；

對於我不得不感覺到的東西厭煩了。」

他停止了，很明顯地是被他粗大的聲音所嚇住了。

「那末是什麼呢？」我眼裏含着憤怒的眼淚問。

「我因這事而厭煩了；那就是，那位大公爵發現你美麗，而你却跑去會晤他，完全忘掉了你的丈夫，你自己和一個女子的尊嚴；而你却不想了解你底丈夫得爲你所忍受的事情，好以你自己無自尊的感覺以的。相反地，你還來告訴我，說是你作了犧牲，這等於說：『我去會那位大人物對於我是一件極大的幸福，可是我現在把牠犧牲了。』」

他愈說下去，他的聲音就愈尖起來；而這聲音是含有毒意，堅強和巨大。我從不會看到他在這種情境之下，而且也從不會想到要看見他這樣。血液湧到我的心上來了，我害怕起來。可是一種不平的羞慚和一種自尊心受了傷的感覺，激動着我：我要報復。

「這我早巳料想到了，」我說，「請說吧，請說吧。」

「我不知道你所料想到的是什麼，」他回說着，「可是我已經可以等得到那最壞的事情，當我每天看到你在這污泥中，在這有閒的圈子中，在愚笨的社交圈子的奢華中的時候。這就是我所要等待的……對於這，我已經達到從來不會感到過的羞辱和憂愁的境地。當你的朋友用她的髒手來試探你的心，來說起什麼吃醋時，我是在深深地受着痛苦。」

的。我吃醋，吃誰的醋呢？吃一個你既不認識，我也不認識的人的醋。而你，好像是故意似地，也不打算來了解我。你希望對於我犧牲什麼呢？我為你羞慚，對於你的屈辱我為你羞慚！犧牲！他重復地說。

「啊！你看這作為丈夫的權力呵！」我想，「來羞辱和傷害一個無過錯的妻子。看，丈夫的權利的內容是什麼吧；可是我不會屈服的。」

「不，我將什麼也不犧牲的。」我說；同時我覺得我的鼻孔擴張得異常地大，和血離開了我的面孔。「我禮拜天要去參加那個晚會，我絕對要去！」

「那麼願上帝給你許多的快樂吧，只是我們間的一切是完了！」他在一陣不可抑遏的狂怒中叫着。「可是請你不要再使我苦痛吧。我本不聰明了。」他重復地說，可是他的嘴唇顫抖了起來，同時很明顯地是用力制止住自己不說完已經開始要說的諸事。在這時候，我害怕他，我憎恨他，我想罵他一大堆的話，報復他的無禮。我不過想

如果我一開口說話，我就會哭起來，而且將在他眼中消滅了。

什麼話也沒有說，我走出了房間。可是，忽然間，當我一停止聽到他的步子時，我就害怕起將會在我們身上所遭遇的事起來。一想起我們的幸福將由此永遠地破滅時，我不禁恐懼起來；我又想回轡去。——「當我靜靜地望着他，向他伸着手時，他能够相當



地鎮定來了解我嗎？」我想，「他能了解我的大量嗎？如果他把我的表態當做滑稽劇來看待呢？如果用一種以爲自己是對的心理和瞧不起人的驕傲，認爲自己是原諒我，來接受我的翻悔呢？爲什麼，爲什麼我如此愛着的他，要這麼殘酷地來傷害我呢？」

我沒有回到他那兒去，可是在我自己的房間裏呆了很久，哭着，很恐懼地憶起我們談話中的每一句話。當那天晚上我去吃茶，在住在我們家的蘇尼亞面前遇到我的丈夫時，我把那些話語用別的話語，用恰當的話語來代替，於是我很驚恐地憶起了我所受的侮辱；我覺得，從今天開始，我們之間張開了一個廣大的深淵。當我們分手的時候，蘇尼亞向我問話時，我簡直不能回答。

「禮拜二，」我的丈夫回答說，「我們還要到R公爵夫人的晚會去。你要去的，是嗎？」他問。

被他這泰然的聲調嚇住了，我害怕地望了我的丈夫一眼。他的眼睛直盯着我，他的視線是邪惡和譏諷的，他的聲音是堅定和冷酷的。

「是的，」我回答說。

這天晚上當我們兩人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走近我，把手伸向我：

「請你忘記我對你所說的話吧，」他說。

我握着他的手，我的面上顯出一陣害怕的微笑，眼淚快要從我的眼裏滾出來了。可是他把他手縮了回去；同時，好像他是害怕一幕感傷情景似地，他坐到一把椅子上，跟我隔得相當地遠。「他還相信自己是對的嗎？」我想。於是我所準備的一切解釋，和請他不要去參加那個晚會的要求，在我的舌尖上停滯住了。

「我們應該寫信告訴媽媽，說我們已經延遲了我們的行期，」他說，「否則她就會不安起來的。」

「那末你想什麼時候動身呢？」我問。

「星期二，開了晚會以後。」

「我希望這不是爲了我的原故，」我說，朝着他的眼睛望。可是他的眼睛望着我什麼也不說，好像有某種障膜隔在牠們和我之間的。我似乎覺得他的面孔忽然變老和憂鬱起來。

我們去參加了那個晚會。過去的那種好關係似乎在我們中間又建立了起來，可是這關係跟以前比起來却完全兩樣了。

在那晚會裏，我跟一些淑女們坐在一起。這時那位大公爵走近了我，以至於我不得不站起來和他談話。當我不自願地站起身來時，我遇到了我丈夫的視線，同時看到他

如何地在客廳的另一端望着我和掉身過去。我馬上覺得是如此地羞慚和難過，以致於我的頭都昏起來，我的面孔和頸項在那位大公爵的視線下全紅起來。可是我只有站着，聽他一邊從上望着我，一邊對我講的話。我們的談話並不長，他沒有在我身旁坐下來的位子，同時他也無疑地感覺到我已有點厭煩了他。我們談話談到上一次的舞會，談到我們夏天的計劃等等。

當他從我身邊走開的時候，他表示他想認識我底丈夫的願望，同時我看到他向他走去。他們在廳堂的一端一起談話。那位大公爵無疑地是談着關於我的一些事，因為，在談話的中間，他微笑着向我們這邊望過。

我的丈夫忽然間面紅起來，低低地行了一個禮，於是他立刻從那位大公爵走開。我也面紅起來。一想起這位大公爵要和我，和我的丈夫混熟這件事，我就羞愧起來。我覺得，所有的人都似乎注意到了在我和大公爵談話時我那種笨拙的害怕，和我丈夫的特別行動。

只有上帝知道怎麼樣來解釋這件事。他們不知道我和我丈夫的談話麼？他的表姊把我送回家去，在路上我們談起了我的丈夫。我禁不住跟她講起因了這件不幸的晚會而引起的我們之間的爭執。

她對我保證，說這不過是一種極普通的情緒，沒有其他的什麼意義，也不會留下任何痕跡。她依據她的觀點，對我解釋着我丈夫底性格，於是發現他變得非常的孤傲和驕傲，這一點我和她同意。於是我似乎覺得我自己也開始很好地了解他，而且還是用更冷靜的態度。可是，之後當我面對面地和我底丈夫在一起時，一樁罪過好像是在我的良心上重壓着。我於是覺得，在我們之間的那道深淵，現在裂得更開了。

### 三

這天以後，我們的生活和關係全都變了。我們不再像以前一樣，面對面地在一起感到很自然。我們避免着某些問題，而且我們還覺得有第三者在一起比單獨在一起談話還方便些。

當我們的話題一談到鄉村生活和那些舞會時，我們就覺得拘束不安起來。於是我們狼痛苦地互相望着，好像我們兩個都覺到了隔離着我們的那條深淵是在什麼地方，好像我們都害怕走近牠。我確信他是驕傲和暴燥的，他應該更富心一點，不要觸到了弱點。他也相信，沒有社交我不能生活，鄉村對於我並不樂意，他得適合這種不幸的趣味。於是我們兩個人就避免直接談到這個問題，我們兩個人互相不正確地批判着。好久以來我

們就不承認我們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相依爲命的生物；我們常常把別人拿來比較，而且我們還私自地互相批判。在動身前我就病了。我們沒有回到鄉下去，而只到近郊去。只有我的丈夫單獨地回去看他的母親。當他動身時，我已經頗想陪伴着他，但他懇求我留下來，說是恐怕有損於我的健康。我覺得他並不是怕有損及我的健康，而是他以爲我們到鄉下去不大好。所以我留了下來。他離去以後，我感到空虛和寂寞，可是自從他回來以後，我確覺得，他帶給我的生活的，並沒有比以前增加了多少。在我們以前的關係中，我每一個沒有對他說出來的心思，總是在我底心中沉重得像一摞罪過一樣，他的每一個行動，每一句話，總是好像完美無缺的榜樣，我們總是愉快地互相看着歡笑。這一切關係，現在都不知不覺中變成了另一種關係，我們一點也不會注意到。我們現在似乎各有不同的興趣，我們甚至於不願把憂慮來共同分担，甚至於我們各有特殊的朋友這事實，也不再使我們不安了。我們對於這種思想似乎是習慣了；因之，一年以後，當我們互相望着的時候，我們再也不感到拘束不安了。他和能够引起的快樂，他的雅氣，現在全沒有了；他對於以前引起我衝動的東西的寬容和不在意，現在也沒有了；他以前使得我不安和快樂的深切的關心，現在也全沒有了。再也沒有了共同的新禧，共同的熱忱；我們甚至於連面都不常見；他老是在旅行，一點也不害怕，也不失儉把我孤獨地留下來。

我常在社交界中，沒有要他的必需。

我們之間還作了幾次談話，我嘗試使得他高興。他滿足我的一切慾望，於是我們又顯得相愛了。

當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這不常有），我不會比我個人單獨生活時感到更快樂，更富於情感，更拘束不安。我知道得很清楚，這是我的丈夫，不是一個生人，不認識的人，而是一個正直的人，我的丈夫——他，知道得跟我自己一樣地清楚。我確信，當他處理事物時，我知道他是怎樣想和怎樣作的。

如果我的先見不大對的話，那末我就會知道他是受了欺侮。我不從他期待什麼。一句話，他是我的丈夫而已，不再是別的東西。我似乎也覺得，也只有這樣才成，不能再存在有其他關係；在我們之間，永遠不會再有其他的關係。

當他離去的時候，尤其那頭幾次，我感到孤獨，我害怕，感到要人支援的重要。當他回轉來時，我快樂地抱住他的頭；可是兩小時以後，我就完全忘記了這快樂，對他一句話也沒有說的。在我們之間的那些溫柔、安靜和適度的時刻裏，我似乎覺得我心中有某件事痛苦，有某種東西阻住了，同時我相信我在他的眼裏也讀到同樣的東西。我感到這溫柔的邊際。這邊際他似乎不願意達到而我不願意跳出來。有時我爲這事而憂愁。

可是我沒有時間來思索。同時我想在我常有的消遣中來忘記這種變動的憂愁和迷惘的怨恨。

社交的生活起初因了牠那種豪華和自尊心的激動，把我弄得頭目暈眩。這是過往馬生把我全部佔領，鑽進我長習慣裏去，在我身上套起鍊子，而且在我底靈魂裏佔據了我整個情感的位置。我已經不願再孤獨着，而且我害怕想起我的地位。我整個的時期是從很遲的早晨起，到很晚的夜深止，都是忙着的，而不是屬於我的，即使我不出去也都是如此。這既不使我快樂，也不使我煩膩。我似乎覺得只有永遠這樣下去，不能再有別種樣子。

三個年頭就這麼過去了。在這期間，我們的關係老是那個樣子，好像是結了語似地，不再變得更好，也不再變得壞。在這三年內，兩件重要的事來到了我們生活之中，可是這兩件事全都不能改變我的生活。這就是我第一個孩子的出生和泰第安娜·塞米翁諾夫的之死。在起初的時候，母愛用最大的力量主宰着我，在我的心裡產生種種不計料想到的熱情，以至於我想我可以開始一個新的生活。可是兩個月以後，當我開始出去時，這種感情就開始漸漸地消退，變成了三種習慣，和一種冷靜的盡責而已。

我的丈夫，相反地，自從這第一個孩子出生以後，又變得油盡燈乾，安靜和固定下來。

他在這孩子身上，又帶來了他以往的溫柔 and 愉快。常常當我穿着晚服走進孩子房門，對他就晚福時，我發現我的丈夫就在我的身旁，同時看到他并不是沒有帶着責備意味的視線，注視着我，於是我就羞愧起來。我對於孩子的不關心，連我自己都驚愕起來。我問我自己：「我比別的女人壞一些嗎？可是怎麼的，我愛我的孩子，然而我不能夠整天地跟他呆在一起，因為這使我煩膩；我不能夠假裝，這我做不到。」

他的母親的死對於他是一件極大的痛苦。她死了，使他住在尼可爾斯利那裏在太難受。雖然我對於我的丈夫的痛苦很同情和同情，但現在那裏對於我是過不慣了。在這三兩年頭之間我們常常住在城裡。

我只到鄉下去過一次，住了兩個禮拜。在第二個年頭開始我們到外國去了。在那裏，我們在海邊過了一個夏天。

這時我有三十一歲，我們的財產我相信是在增長着的。在我家庭生活裏，我兩也不要來牠所能給我的東西以外的事物。

我所認識的人，我似乎學齡都喜歡我。我的健康是很好的，我的化裝是最美的。我總道我自己美麗，這年齡也是很美的，某種美麗和華貴的空气圍繞着我，我感到非常地愉快。我不像尼可爾斯利那時候，那時我是覺得我自己幸福。幸福，因為我懂得



這幸福；那憐我們的幸福是偉大的，但是更應該是如此！那時我盼望這前的幸福不進這道幸福是那樣地好。我再也不想什麼，不盼望什麼，也不害怕什麼，我前在這種似乎是圓滿的，我的良心似乎是安靜的。在這個季節的青春中，我不能夠發覺這幸福不是那一個次出來，甚至於那年的王室公。我們的使命是在內，他向我發覺這幸福不是那一個次，就是那位年老的，這位不是金質色的英國人，便是那位有小鬍鬚的法國人。我對所有的人都談談，但是所有的人都對我必歸。所有的人都是有同等談話的面孔，這些面孔圍繞着我的那些生活的愉快空氣，這些人之沖擊，這一個次，這一個次的幸福，因為我在這面龐的硬勁兒和熱忱的表露，比任何次都吸引我的注意。他從來不決掉一談，這在我面前顯露他的跳舞，他的驕傲，他的態度等等，如知道我是美麗的人，這在幾次穿過我的窗子，我看到他在我房附近的，有好幾次，他那明亮的眼睛，拍着我，在視着，使得我紅起臉來和掉過身去。他是年青的，美麗的，充滿酒氣，尤其是他的微笑和額角的影，這模樣我的丈夫，簡直這比較漂亮得多。這種面貌使我對他起了映象，雖然一般地說起來，在他的嘴唇上，他的視線中，和他的長下巴上，沒有我丈夫的那種迷人，這理想的安靜和良善的表情，而却顯出某種粗野和獸性的成份。我那時假定，他是在很熱情地愛我，同時，用一種驕傲的憐憫心，我有時也想想他，有時，我想便他，不至於來。

這把他帶到半夜這不合理的情形的境地。可是他固執地拒絕了這種嘗試，而繼續用極合  
 著的熱情不快地纏繞着我。這每一個時刻在準備着爆發起來。我自認不承認，我仍怕他  
 這個人，可是情不自禁地，我又想起他。我的丈夫是認識他的，他比他的氣派更強，他對  
 他顯得更冷靜更卑視。對於別的人，他不過是他妻子的第一個丈夫而已。

在一個季節的末尾，我病了。有兩個星期我沒有走出房子。當我在一個晚上，突然  
 跑去聽音樂會時，我知道我在戒養病的時候，我的丈夫到來了。她因她的變貌而馳名，  
 這個人們對待她已經很久了。這一個圈子又在我底週圍形成了。人們又看到我，不過這  
 個更優秀的圈子還繞起這位新的舞獅。在我週圍的人老是談着她和她的羨。人們把她  
 指給我看，事實上她是迷人的，可是我卻很快地被她那種自鳴得意的面上表情所驚奇  
 着。我起這意思說：出來。這一次，這一切以前我認爲是快樂的東西，現在却覺得煩膩了。  
 第二天，我的夫人組織了一個到鄉村別墅去的遊會。我不多說，這個人跟我在  
 一切起這一切的東西在我底眼中全變了。一切的東西和所有的人對於我顯得是愚笨和討厭。  
 我思想，很快地把我到俄國去。有一種情緒鑽進我的靈魂，但  
 我還不能把牠辨別出來。我以身體不好的過詞謝絕了切切的宴會。我只有長掛法吃  
 點冰，但也不常出來，而且單獨的，或是和一位俄國朋友，到近郊去走走。在這

確時候，我的丈夫總不在場。他到海得爾堡去了幾天，等待着夏天完結，以便回到俄羅斯去。不時他來看我。

有一天，S夫人帶着所有的朋友去打獵，其中還有我的好朋友亞瑟。在吃可饒飯後，我們向鄉村別墅進發。我們用步行得的速度，坐在車子裏，聆聽着栗樹間的彎彎曲曲的響聲，走到極樹之間，我們可以遠遠地看到巴德城的華麗和美好的近郊，被落日照應着。這時我們假正經地談起話來，我認識了很久的亞瑟，第一次在我面前顯得是一個很好和聰明的婦人。對於這麼的帶個女人，我們可以談談話，這可以很愉快地做三個朋友。我們談起家庭，談起小孩子，談起這現時生活的空虛，於是我們想回到俄羅斯去，回到鄉村去；我們是很憂鬱的，但同時我們又覺得心情好。一種這種嚴肅情緒的影嚮，我們走進了那座別墅，我屋到裏面是陰暗而又新鮮的太陽，在這些廢墟上，照着亞瑟，我們可以聽到腳踏聲和說話聲。在窗戶處，我們好像在一鏡框裏一樣，可以看到巴德城迷人的風景，可是這風景對於我們俄國人未免冷淡了。一談話，我們坐下休息，已靜靜地坐着，日落，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聽聽他的聲，同時我租借聽得出我的名字。我於是聽着，不自覺地我能分辨出每一個字。那是音韻熟識的聲音；是以侯爵和他的朋友，我原認識的三個法國人講話。他們在談論着我親愛夫人，那位法國人把我和她比較，和地較我們各人的美。他原請作模範。

善的語氣，真是當我聽到他的話，臉紅到耳根，他從詳細地解說我的優點和  
她的優點，我呢？我也羅布了三個小孩，而我想，人還不過是帶點皮肉，我在我種的一堆頭  
髮，而丈夫的腰還細，嬌得彷彿是玉流，你信不信？而你的朋友，他說話十  
本還是一個平脈，開始到這兒來的俄羅斯小公主而已，他這一番話，說我最好不必擔憂跟  
丈夫競爭，我在巴德城是完一。

「我很覺得惋惜，如果她還不想從你得到安慰的話，他帶着粗魯和快樂的說，  
「如果她離開的話，我將跟着她去，帶着一個帶着意大利語調的聲音說。她問我：  
「幸福的人呵！你還能愛下去？」那位法國人笑了起來，他對我說：「  
「愛下去？」那聲音說，於是又說：「我不能不要，因為沒有愛，就不是在愛。」

哥羅生浴的浪漫史，沒有什麼東西是比這更好的。可是我的浪漫史，會在中途就停住，  
張我要一直把牠拖到結尾，裏面有巴德城的美，還有日，還有，還有，  
他個還識這些什麼，我們沒有想到，因為他們在轉角的地方就不見了，他們的脚步  
到了另一頭也聽不到，他們走了，隨後幾分鐘以後從一個側門走出來，很驚奇地發現  
動我。當時候，我去我時，我的臉紅了起來。看到他走出別墅，向我伸着手，我真  
怕死。



上去了。他向我彎下身來，解開帶子，用他那脫下了手套的手觸着我的臂。一種既可怕又奇異的新的感覺，像一陣冷慄一樣，穿過了我的背脊。我看着他，想用一種冷酷的視線來表示他所引起的我的譁亂。可是我的視線沒有表示出這個意思來，他只表示出恐懼和顫動。他那溼潤、燃燒着的眼睛逼近我的面龐，而他熱情的視線透過我的頭頂和腰際。他的兩手摸着我的肘上的臂。他的嘴唇張開着表示出他的慾望。一切說明他是愛我，我甚至都驚於他的。他的嘴唇貼近我，他的手把我的臂握得更緊，燒着我的火在脈管內流着，我的眼睛昏聩了。我顫抖起來。我想說一些話來制止他。但在我的喉管內黏住了。忽然間我覺得我的額上印下了一個吻，戰抖着，寒噤着。我停下來望，沒有力量說話。也沒有力量移動，充滿了恐怖。我等待和盼望某種東西。這一切只繼續了。會兒，然而這一切愈覺是可怕的。在這七秒的時間內，我看到了他的一切，他的面貌我是了解得如此地清楚。他的堅強而低的額角，正像我丈夫的額角，在草帽下就看不出來。他美麗而直的大鼻孔的鼻子，他的長鬚，他那流光了的下髻，刮了鬚的面頰，以及棕色的頸項。我恨他又怕他。他對於我是一個異國人，但是在這三時刻內，我所恨的這位異國人的熱情和顫動，是如此地反映到我身上。以至於我願意將自己交給他這美麗和獸性的嘴來吻。我交給他這白嫩的，佈滿着脈紋，飾着指環的手來擁抱。我是如此地着了迷，竟在這個頭

前展開着的，吸引着我的深淵前，在禁止一切快樂的深淵前失掉了我自己！——我真不幸，」我想，「不幸的事如此地在我的頭上堆砌着！」

他挽着我的「隻」手臂，把頭垂向着我的面龐。「——好吧，好吧；就讓我的頭上再堆起更多的羞愧和罪過吧！」

「我愛你！」一個聲音低語着說，完全像我的丈夫的聲音。

我的丈夫和我的小孩，好像很久不見的親愛的人物一樣，提醒了我起來；但是跟他們我一切是完了。忽然間，L M喊我的聲音在轉角處發出來了。我回復了知覺，我緊抓着我的手臂，於是，我沒有望他一眼，幾乎是跑步，我走到L M那兒去。我們一起坐回車子裏面去了。只有這時我才望他一眼。他已經取下了他的帽子，而且是在微笑地要求着某樣東西。他一點也不知道，在這時刻我爲他所受的一種說不出的羞愧。

我的生活對於我似乎是如此地不幸，未來是如此地無望，過去是如此地黑暗！L M跟我講了些事情，但是我不懂得她的話。我似乎覺得，她跟我談話完全是爲了可憐我，爲了隱藏我所引起的她底卑視。在每個字之中，在每個視線之中，我感到這種卑視和一種傷害的假裝不知道。他的吻，好像羞恥一樣，在我的頰上燒着。一想起我的丈夫和兒子，我就要塌下來。

我驚惶地坐在我的房間內，我希望思索一下我的處境。我害怕孤獨。人們端進來的茶，我還沒有喝完，我就不知怎的，以一種狂熱的匆促，打算坐夜車到海得爾堡去找我的丈夫。當我租借女坐進車箱裏去以後，車開動了，新鮮的空氣從門口吹到我面上的時候，我開始回復了知覺，開始很清楚地看到了我的過去和未來。自從我結了婚以後，自從我到了聖彼得堡的那天起，我整個的生活忽然在一個新的日子下出現；像一橋護飾一樣，須恢復我的良心。

第一次，我生動地憶起了在鄉下的那些初期的日子和我們的計劃。第一次，這個問題——在那個時候有些什麼愉快呢？——來到了我的腦海中，我覺得我對不起。——可是他為什麼不阻止我呢？為什麼他要假裝不知道呢？為什麼他避諱解釋呢？為什麼他損傷我呢？我問我自己。——為什麼他不在我身上用他愛的力量呢？未必是他不愛我嗎？雖然他有這許多的過錯，可是一個不相識的人的吻還在那兒，在我的頰上，而且我還能感覺到。我越走近海得爾堡，我就越生動地想起了我的丈夫，而我就更害怕我們不久的會晤。——我將告訴他一切，一切，我將用我譴悔的眼淚贖回一切，他將會原諒我的，我想。可憐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將告訴他一些甚麼——一切。於是我不盼望他的饒



然而，從我走進我丈夫的房間，和望到他那安詳的臉龐，雖然有一點兒乾澀的腫孔以後，我就覺得我沒發什麼話，可以跟他說話，可以對他發怒，可以來源著我自己，這話說不出來，這遺憾只有留在我的心裏。

可是更近地看著我的面龐，他害怕起來了，而且……

「你怎麼能想起這事？」他說，而我倒想開回去找你呢。」

「你為什麼事別你發生案件麼？」他說道：

「沒有什麼。」我回答說，幾乎答不佳我的眼淚，「我是偶然來的，我獨自回國，去，假如你高興的話，明天就動身。」

他靜靜地和注意地把，看了够長的時間。

「不過請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他說道，「一節一節說。」

「我不自覺地縮起了臉，眼睛垂下，我在他的眼裏，看見着憤怒和侮辱的情緒。我怕想起他會想些什麼東西。害怕他會作何感想，我用一種硬硬的自己，靜靜的虛偽。請……什麼也沒有發生。我不過很簡單地開始煩悶，獨自生活，和常想你和我們的生……活吧了。我很久就對不起你，我重複地說，眼淚裏，重新地充滿我的眼睛。為我轉回到鄉下去吧。」

「你嚇唬我底朋友，請你少爲我作些爲害蝴蝶式的表演吧。」他冷酷地說。「你要到鄉下去，姑嫂們因爲我們再沒有多少錢，不過你要想老住在維吉那那是一個夢。我知道你會吃不消的。請吃茶吧，你會覺得好些的。」他結束他的話，抓起茶去城侯大門口去。我想到他能够對獨作何想像。看到他亦注視着我的懷疑和厭煩的視線，我感到受了他那些可怕的思想的傷害。「不，我不願意，也不能了解我。」我對他說。我告訴他我去看小孩子就馬上離開的。我想單獨在一個地方大哭一場……

第四節 耶耶的窩居生活

在底層窩居可耶的窩居這好然不會非進來出現毒又活躍起來。這河是曾經在這兒過着的生活是不會再回來的。我的婆婆已經不在了；只有我們兩個人是單獨地面對着面。現在孤獨不僅是我們所不需要的，而且使得我們煩惱。

冬天對於我底不好。再如我是海濱的寒樣，而且只有待我生下了第二個孩子以後才得恢復健康。我和我丈夫的關係還繼續是那個老樣子；冷靜和友愛正如我們是在京城的時候一樣。可是在這鄉下，每塊地板以發聲聲響，每一張椅子使我想憶起他曾經是爲我生過，而透我却已經失去了一種永再構想的海慢似乎是在存在着我們之間。人們說

他是在以某種東西來懲罰我，而他自已却裝做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要求原諒或寬宥；他只是用一種事實來懲罰我，那就是他不再像以前一樣，把他的整個靈魂給我。可是他也不把牠給任何人或任何東西，好像他是沒有牠一樣。

我有時對我自己說：他一切是裝做的，爲的是要使我苦痛；可是在他的心裏還活着以往的情感，我要把這情感喚醒起來。可是每一次他總露出避免說真話的樣子，好像他懷疑我做假；同時害怕每一種強迫的情形似的。他的視線，他的聲音似乎在我說：『我知道一切，我知道一切。』我沒有什麼話說，不過我知道一切你所願意說的東西。我也知道，你說這樣的話而作另一樣的事，在起初我倒是害怕這種直率，可是之後我就習慣了，那就是這並不是惡意的，而是確有直率的必需。現在我的舌頭不能夠自然地轉動。原來說：『我是愛他，或是要求他跟我一起祈禱，或是請他聽我彈琴。』在我們之間，我們已經感到了一種種方便的條件。我們各人分居着，他忙着他的事——這些事情現在對於我是毫無興趣。我過着我的悠閒日子——這，也不像以前那麼地使他驚奇或憂苦。孩子們還很窮，不能夠把我們聯在一起。

可是春天到來了。加蒂亞和蘇尼亞回到鄉下來過夏天。我們在尼可爾斯可耶的房子裏修理，我們搬到波克洛烏斯可耶去住。牠還是那個老樣子，我們在波克洛烏斯可耶的

房子，露出拆壞，在那明亮而客廳裏的鐘表，我那懸着白簾子的舊睡房，和在那兒當少女時代所忘記下的一些夢，全沒有改變。

在這房間裏有兩個小床，一個是我自己以前的，在這兒每天晚上我祝福肥胖的詞句，是在幕外的一個裏面，高尼亞從襪襪裏伸出小臉來。為他們祝福了以後，我常常在這間甜蜜的小房中休息下來。於是忽然間從我的四圍，從牆壁，從簾子，生出了過去的，忘記深的幻象。那些舊聲音開始唱着我兒童時代的歌。然而這些幻象在什麼地方呢？這些甜美和怡悅的歌在什麼地方呢？這一切我不敢希望能夠實現。那些模糊混雜的幻象成了現實，而現實却是一個苦痛、艱難、沒有快樂的生活。同時一切也都沒有改變。從窗子那兒我仍能看到那同樣的花園，同樣的小徑，同樣的發芽。

那兒在那山谷間，從小池那邊飄來了同樣夜露的歌，紫丁香在開着花，那同樣的月亮低懸在地平線主。而一切却變成了一件如此可怕、嚇人的東西。一切可憐是如此親愛，如此密切的東西，現在却如此冷酷！

靜以前一樣，我和加薇亞一起坐在客廳裏，我們兩個人用半低的聲音談起他。可是加薇亞的面容裏，一種狂怒不線線，她的眼睛不再閃着希望和快乐之光，却表示出一種憂鬱的可憐和遺憾。我們不像以前那麼地對他感到熱心。我們不再很驚奇地

說：爲什麼？因了什麼理由我們是幸福的？我們不像以前一樣把我們心中所想的東西告訴對方。我們像謎數著一樣低聲地談着話；我們問過一百次爲什麼一切是變得如此地憂鬱。而他却老是那個樣子：孤獨地，眉間起着更深的綹紋，鬢邊添了許多灰髮，他那深沉而注意的視線，老是覆着一層雲霧。我呢，我也老是那個樣子，可是在我的心中，既沒有愛滿，也沒有愛的慾望，沒有作事的必需，也沒有滿意的時候。我以前所有的宗教熱忱是去得很遠了。我以前的對於他的那種愛，和我以前的那種生活的圓滿，現在似乎是不可能了。我現在不能理解我以前覺得極清楚和極公正的東西。爲別人而活着的幸福。當我爲自己都沒有活下去的慾望時，爲什麼要爲別人呢？

自從去彼得堡以後，我完全放棄了音樂。可是現在，那架舊的鋼琴和舊音樂，又重新迷住頭我。

有一天，我覺得不太痛快，我就留在屋子裏。加蒂亞和蘇尼亞和他一起到尼可爾斯可耶去看新房子。茶桌還是蓋着的，爲了等待着他們，我走下樓去，站在鋼琴面前。

我又找到那篇長曲 *Andantino*，于是我開始彈了。誰也看不見，誰也聽不見。那曲子是向着花園開着的，而這熟識的琴聲，既莊嚴而又憂鬱，響徹這這房間。我彈完了第一節。忽然間，不知不覺地，因了那一個老習慣，我走向他常常坐着我彈琴的那個

搖得過去。可是他不在那兒。那張長久不坐的椅子還放在牆腳邊，同時又在簾子邊，我可以看到在斜陽裏的紫丁香花球。黃昏的新鮮空氣從開着的窗子鑽進來。我靠在鋼琴上，用左手掩着面，沉思起來。我就這麼地坐了很久，痛苦地回憶起過去了的，不可再得的時刻。同時又想起了現實。我似乎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希望，可以期待。『我已經生活够了嗎？』『我想，很驚恐地抬起了頭。同時，爲了要忘記和不再思想，我繼續彈那個同樣的調子。』我的上帝，請原諒我，如果我是有罪的話；或者請歸還我在心底靈魂一切還美的東西，或者請告訴我，我現在應怎麼辦，怎麼生活。』

一陣車輪聲在草上響了起來。於是在石級前，之後又在露台上，回響着有規律熟識的步子；這步聲之後也停了。可是這些步子，不再能產生以前的那種感覺。當我完畢以後，那步子又在我身後響了起來，於是一隻手就擱在我的肩上。

『你彈着這長曲是多麼柔和呵，』他說。

我沒有作聲。

『你還沒有吃茶嗎？』

我否定地垂下頭，同時沒望他，爲的是怕顯露出我的憤懣。

『她們馬上就來了。馬出了亂子，她們從大路上走來了。』

「那末我倆等她們吧，」我說，「於是走向露臺上去，希望他跟着我來；可是他去看孩子們，走近他們身邊去。」

他的存在，他那簡單而美好的聲音又提醒了我；我因了我的錯過而失掉了某種東西。我能希望什麼呢？他是很好的，甜蜜的，好的丈夫，好的父親。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我走上露臺，坐在露台的帳幕下，坐在我們作解釋的那天所坐的同樣凳子上。太陽已經下落了，夜霧已經垂了下來，春天的烏雲在房子和花園上垂着。穿過那些樹兒我們可以看到夕陽所照映着的一角清淨的天空，黃昏的小星兒已經亮了起來。處處是一陣輕雲的陰影；大家都等待着一陣春天甜蜜的微雨。風已平靜了下來，沒有一片葉子一根草在動。紫丁香和野櫻桃花的香氣充滿了花園和露台，以致於我們要說空氣是開着花的。香氣是一忽兒濃，一忽兒淡，我們要閉上眼睛，除了這悅人的香氣以外，什麼也不願意看，什麼也不願意感覺。天空牡丹和那大墩還沒有轉顏色的玫瑰花不動地生在黑色的枝幹上，同時顯得是靜靜爬上那些白色的，有條理的支柱上。青蛙們，好像是在儘量利用雨尚未到來的那一時刻，拚命地在山溝裏叫。一種稀薄、不斷、從水上來的聲音，主宰着這叫聲。夜鶯在互相談着話，人們可以聽到牠們是多麼焦急地，從這根樹枝，飛到那

根樹枝。這春天，又有一個夜鶯打算在窗底下的樹林裏做窠。當我走出來的時候，我聽牠在小徑後邊飛逃了。在那兒，牠囁了幾聲，於是像在期待什麼般地靜了下來。

『我要把我的心安下來，沒有結果，我等待和悔恨着某種東西。』  
 他從樓上走下來，坐在我的身旁。

『我相信，她們被雨打濕了。』他說。

『是。』我回答說。於是我們兩個人又有相當長的時候沒有話說。

雲塊，沒有一點兒風，漸漸地濃了起來。空氣變得更甜蜜，更芬芳，更安靜。於是忽然間，一滴雨下來了，在露台的瓦上跳，之後另一滴又打在小徑的沙上。有某種東西在荆棘林中沙沙響着。交織着的雨大滴地落着。

夜鶯和蛙忽然間靜了下來，只有雨的細緻聲音，雖然因為雨的原故顯得很遠了，在空氣中漸漸地高了起來。有一個雀子，也許是鑽進那些乾葉子裏去了，在露台的不遠，很有規律地發出單調的聲音。

她站起身來，想走開去。

『你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問，要留住他……『這兒如此地美呀。』

『我們應該送傘和雨鞋給她們。』



「不必吧，雨馬上就過去的。」

他同意了，我們在露台的欄杆旁留下來。我把我的手倚在潮濕的、滑溜的木板上，把頭伸向前。新鮮的雨滋潤了我的頭髮和頸項。雲兒亮開了，雨點於是就更稀少地打到我們的身上。真有規律的雨聲被打在樹葉上的稀少的雨滴所代替了。在下邊的蛙兒又重新地叫聲起來，夜鶯又重新地活躍了起來，在灌木林中。一會兒在這兒，一會兒在那兒，又重新地私語着。一切又在我們面前明亮起來了。

「真美！」他說，坐到欄杆上，同時把他的手掠過我的濕潤的頭髮。

這種樸素的撫愛對於我的作用是像一樁罰責。我想哭出來。

「天還要爲人類作什麼呢？」他說。「我現在是如此地滿足，天再不必給我什麼。我是絕對地幸福的。」

「——」現在不是像以前你跟我談起幸福時那樣，」我想。「那時牠是那末地偉大，而你那時却還說更希望別的東西。現在你是很泰然而又幸福的，而我，在我的靈魂裏面却有說不出的悔恨和沒有流完的眼淚。」

「——」我也覺得很好過，」我說，「可是我是憂鬱的，正因爲在我面前的東西是如此之美。在我的心裏，一切是如此模糊，如此空洞……我希望着某種東西……而在這兒，一切

是如此地美和安靜。你也是這樣麼？在這高興而自然的歡快面前，你不會感到難於某種悔恨，盼望着某些不可再得的東西麼？」

「也把手從我的頭髮上縮回去，沉靜了一會兒。」

「是，在以前，我也有這種感覺，尤其是在春天的時候。」他說，好像在回憶似的。「我也曾過了一些夜，盼望着和希望着好的夜。可是那時一切都屬於未來，而現在却都屬於過去了；現在所有的東西已經够了，我覺得很好。」他用如此泰然的態度下着結論，雖然聽着很苦楚，我覺得他說的是真話。

「你不再希望什麼嗎？」我問。

「沒有什麼不可能的東西。」他回答說，猜想着我心中所想的東西。「呀，你的頭都濕了。」他加了一句，撫愛着我，好像是撫愛小孩子一樣，同時他又把他的手掠過我的頭髮。「你，你羨慕樹葉、草兒嗎，因為雨打濕牠們的原故？你也許希望是草，是葉兒，是雨。我呢，我只要看見世界上一切是美，是年青和幸福的东西就够好了。」

「你對於過去沒有什麼惋惜麼？」我又問，覺得一個重量更沉重地壓在我的心上。他變得沉思起來，又重新地靜默起來。我看到他是想很坦白地來回答我。

「沒有。」他回答說。

「這不是真的，這不是真的！」我說，把頭掉向他，注視着他的眼睛。「你不惋惜着過去嗎？」

「不！」他又重複說一次。「我很感謝過去，並不惋惜牠。」

「你不想再追回去嗎？」

他掉過頭，朝着花園望。

「我不想，正如我不想生出翅膀一樣，這是不可能的呀！」

「你不想再回到過去之中去？你不責罰什麼東西，不責罰你自己，也不責罰我嗎？」

「從來不！一切都是爲了好才存在的。」

「聽着，」我說，摸着他的手，使得他把頭掉向我。「你爲什麼老不告訴我，說是你希望我恰恰像你希望的那麼地過着生活呢？爲什麼你讓我有着無所獲益的自由呢？爲什麼你停止使我理解生活呢？如果你願意那樣的話，如果你指導我的話，什麼也許不會發生的。」我說；我的聲音與其說含着過去的情感，還不如說含着冷酷的卑視和責備。

「什麼會發生呢？」他說，把頭掉向我，驚奇起來。「什麼也沒有呀。」一切都是好的。很好，」他微笑地加了一句。

「未必是他不了解我，或了解更壞嗎？他不願意了解我嗎？」我想，眼淚在我的

眼睛裏亮起來。

「也許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我，絕對地在你面前無辜，而被你用冷淡和譏笑來懲罰着。」我忽回說。「我一點過錯也沒有，你却剝奪了我在生命中最貴重的東西：這事也許不會有的。」

「你說的什麼呢，朋友？」他說，好像他不懂得我所說的話似的。

「不，讓我們來談談吧……你已經對我取掉了你的信任心，你底愛情，你的尊敬，因為我不相信以前的那些事發生以後，你會相信我的。不，我應該全部說出在我的心裏苦痛了很久的話。如果我是有錯誤的話，那是因為我不懂得生活，而且你却讓我單獨去摸索……如果我有過錯的話，如果我也已經了解了我所必需的東西的話。有一年的工夫我奮鬥着要到你這兒來，而你却把我推開，好像不了解我所需求的東西似的，而老是用那個老方法，使得我不能夠責備你，使得我自己錯誤和不幸！是的，你又想把我把推到我你不幸和使我不幸的生活中去。」

「爲什麼你把這話說給我聽呢？」他用一種很老實的冷淡和驚奇的態度問我。

「你昨天不是說，你曾經幾次不斷地說過，說是我不會在這兒住，說是在冬天我得回鄉我所討厭的彼得堡去嗎？你不懂不支持我，你却避免一切的誠實，一切對於我溫柔

和老實的談話；而且，後來當我走入了迷途之後，你却責罰我，對於我的墜落感到高興。」

「停一下，請停一下吧，」他嚴厲地、冷酷地說。「你現在所說的不太好。這只是證明你對於我脾氣不大好，你不……」

「我不愛你嗎？說呀！說呀！」眼淚從我的眼睛內流了出來。我在凳子上，把手帕裹住了我的臉。

——「看啊，他是如此地了解我！」我想，打算抑住那壓迫着我的嗚咽。

「完了，我們以前的愛情，完了！」一個聲音在我底心裏說。他不走近我，也不安慰我；我被他所說的話所侮辱了。他的聲音是鎮定和乾燥的。

「我不知道你責罰我什麼，」他開始說，「如果我不是像以前那麼地愛你……」

「愛！」我在我的手帕下說；熱淚於是更豐饒地流了下來。

「這是季節和我們的錯誤呀。每一個季節有牠的愛情……」他沉默下來。「你要我告訴你實情嗎？你要直率嗎？自從我認識你的那一天起，我就經過着失眠之夜，思念着你的和我的愛情，——於是我的愛情增長起來，在我底心裏增長起來，——甚至於到彼得堡，到外國去的時候，我還過着許多睡不着的失眠之夜，我於是打碎了，毀滅了這使我苦

痛的愛情。我還沒有毀掉牠，我只是毀掉那使我苦惱的東西。我已經使我安心了下來。我還在愛，但是另外的一種愛……」

「是的，你把牠叫做愛情，可是這是苦痛呀，」我說。「爲什麼你准許我常到社交圈子裏去，如果你認爲這事是如此地討厭，而且因了這你不愛我呢？」

「却不是那社交界，我的朋友。」

「爲什麼你不應用你的權力，來捆起我，來殺死我呢？剝削掉一切成爲我幸福的東西，也許是最好的辦法。我也許會感到快樂，也許不會感到羞慚的。」

我又重新嗚咽起來，掩住了我的面孔。

這時，加蒂亞和蘇尼亞，興高采烈地，打得潮濕，一面談天，一面大笑，走進了露台。可是，當她們一望見我們時，她們就靜了下來，立刻走了出去。

我們好久沒有談話。我把我頰膏的眼淚都傾了出來，之後才覺得舒服些。我望着他。他是坐着的，他的頭靠在他的手上，想說一件什麼東西來回答我的視線。可是他沉重地歎了一口氣，又重新地倚在肘上。我走近他，拉着他的手。他沉思的視線於是又掉向我。

「是的，」他說，繼續着他的思想，「我們全部，尤其是你們女子，應該鬆鬆一下

生活的一切憑藉，才能回到真實的生活裏去。一個人不能夠信任別人的生活經驗。你距離厭棄你這迷人和細膩的浮華舉動尚遠——我崇拜牠，而且我讓你生活其中。我早就覺得我沒有權利來麻煩你，雖然對於我，青春是早過去了。」

「如果你愛我的話，你爲什麼准許我這浮華舉動呢？」我說。

「因爲如果你喜歡牠的話，你不會相信我的。你應該自己了解，而你已经了解了。」

「你太理智了，你的愛並不多。」

我們又重新地沉默下來。

「你剛才所說的未免太殘酷了，然而你說的是真話，」他直率地說，站起身來，開始在露台上走來走去。「是的，是真的，」他在我面前停下來。「我完全不應該讓我來愛你，否則我就得老實地愛你；是的。」

「讓我們忘記一切吧，」我羞畏地說。

「不，過去是過去的東西，永不會再來的。」

說這話時，他的聲音軟了下來。

「一切是已經再來了！」我說，把一隻手擱在他的肩上。

他把我的手拉過去，緊握着。

「不，當我說，我不惋惜過去的時候，我不是說的真話；不，我惋惜過去；我對這不再，不能再有的愛情痛哭。是誰的過錯呢？我不知道。愛情還是愛情，可是已經不同了。牠的地位雖還是存留着，可是他幾乎不存在了。在他的心裏不再存在着力量和溫情，只存留着感激的回憶，可是……」

「不要這樣說吧，」我打斷他的話頭，「願一切都像以前一樣……這是可以做得到的，是不是？」我問，同時朝着他的眼睛望。

他的眼睛是清明的，安靜的；他的視線不深沉。

當我說話的時候，我覺得我所盼望和要求的東西是不可能的。他作了一個安靜和幸福的笑；這笑我覺得是衰老的。

「你還是多麼地年青，而我是如此地老！」他說。「在我的心裏，已經不再有你要追尋的東西了。爲什麼要自欺欺人呢？」他用同樣的笑加了這一句。

靜默地我坐在他的旁邊；我的靈魂變得更安靜。

「請不要再打算再重過那生活吧，」他下着結論說，「我們不要說說吧。願我們不要再有以前的苦惱和熱情吧，謝謝上帝！我們不應該再追尋什麼或作感情的衝動。我們已經是想過了，我們的命運是够幸福的。現在我們應該讓開，讓位子給……」他指着在手



臂上抱着萬尼亞走進，在露台的入口停下的乳娘，「就是他，我親愛的朋友，」他說，同時彎向我的頭，在那上面接了一個吻。

他現在擁抱我，不是作爲一個愛人，而是作爲一個老朋友。

從花園那兒吹來的夜的芬芳新鮮空氣，漸漸地變得深入和甜蜜。聲音和沉靜漸漸地凝結；天空和星兒漸漸地亮起來。我望着這情景，於是忽然間我的靈魂變得更輕鬆，好像一個什麼人從那兒抽去了一根病痛的神經似地。忽然間我很清楚地了解了，過去的情緒是永遠過去了，好像時間本身一樣；牠不僅是不可能再回到他那兒去，而且是很使人難受和厭煩的。對於我曾經是幸福的時間是如此美的嗎？牠能够無窮盡地長嗎？

「正是吃茶的時候啦，」他說。於是我們一起走到飯廳裏去。在門口我們又遇見了帶着萬尼亞的乳母。我把小孩子抱到我的手臂上，把牠光着的、紅潤的小腿蓋起，緊貼住我的胸脯；於是，還不會把他貼向我的唇邊，我就擁抱他。

他半睡着了，動着他散開着的小指，睜着他迷糊的小眼，好像是在搜尋或回憶起了什麼東西。忽然間他的小眼注視着我，在牠們裏面閃灼着思想的光芒；他那開着的小嘴攏成了一個微笑。「我的，我的，我的！」我想。我的肢體幸福地顫抖起來，我把他貼近胸脯，我用最大的自制力不要傷害他，我開始吻他冰冷的小腿，他的小肚皮，他的手

他的頭髮還不會生滿的小腦袋。我的丈夫走近我來，我很快地把小孩子的頭蓋着，又重新地把他揭開來。

「伊凡·塞爾珪齊！」我的丈夫說，撫着小孩子的下巴。可是很快地我又重新把他凡·塞爾珪齊蓋着。除了我以外，沒有什麼人應該把他看得很失。我望着我的丈夫，他的眼睛對着我的眼睛笑。很久以來，這是第一次我毫無拘束地，快樂地望着他。

從這一天起，我和我丈夫的故事完結了。以前的情感變成了親愛的，不可再得的回憶。而一種新的情感——對於孩子們和他們的爸爸們的愛——表現出一個新的、幸福的、但是完全不同的生活，而這生活是尚在進行着的。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

# 結婚的幸福

每冊實價二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著者 I. Tolstoy

譯者 馬耳

發行人 凌典文

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

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

重慶桂林昆明成都

桂10070

2443

87

520119

(6)